

丁卯年春季號

鴻

雁

錄

嫵臣書端

46
46



壺社消息

目◎

書牘

文苑

詩苑

詞苑

曲苑

曲談

朱粥叟徵君哀輓錄

附刊補白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62158



本社消息

惟每行以廿三格爲限收到一月內希卽抄寄
姚輩甌陳鏡涵兩君暨燕貽書屋住址乞示

本錄截至丙寅年冬季止其丁卯年件入次冊

社師朱粥叟先生於十二月初五日仙逝

王鳴遷張蟄公季鳳書三先生沈習公岳松軒湯吟

舟周琢初林景瑞五君所贈贖儀概移助吾社印費

去年社課有用尉繚子成語三筆批武斷落卷者可
惜也又蕉萃見左傳憔悴特通用耳并以附知

吳師澤厂遺詩由吾師寄請高師刪定序行

本社不尙聲氣凡非文字交誼在前者所有徵和概

謝其有投詩相贈藉託交始者不在此例

本社錄取課文揭曉後凡備刊者發回另抄紙隨用

生評正

讀魏風十畝章感言

孔子以飯疏食飲水爲樂顏子以簞瓢陋巷爲樂論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論

補史記柳下惠列傳

自傳（同人自爲傳略仿五柳先生傳意不必仿其文句以自圓）

竹能醫俗說

贈瀛壺居士北遊序

釣臺 五律不拘首數

高山流水 琴臺

以一藝完卷多作者聽限七月初一截卷

汪君石青未死前以其死友孫稻樓先生詩集并自

著黟山新穎曲本託申江蘇州河信昌隆棧內盧象

升君代向商務書局排印昨盧君函致吾師云石青

不幸身故曲本當爲完成以存死者之心稻樓詩稿

恐祇能先刻一半矣汪君不負孫稻樓盧君不負汪

石青其於死友義盡矣稻樓先生生前不少詩交或

亦有聞而興起爲之完成者乎企予望之吾師前有

函許印汪女士落紅吟集現正選編汪君詩詞集秋

後可並印行其鴛鴦塚換巢記傳奇兩種擬以版權

贈大書坊印售噫死者已矣生者不負死者所託蓋

今所稀也

（兌）



弄筆半生知音只蔡竹銘丈一人交蔡公以乙丑
之冬始近以日深一日此後江南嶺東心光默照
或不僅如白傳之於微之歟人生得一真交可以
不恨吾於此萬願皆足矣書以誌快

（石青）

師友書牘

報朱遜叟書

高吹萬

變於是月初一日出門。因作佛事。留杭十餘日。本擬十一二歸。適大小兒在杭感病。又以車斷不克行。至十五日始雇舟附輪拖帶而返。今則病已愈。亂事亦止。覺擾擾者真無謂也。尊信業已捧誦。覺日前變之一詩與丈及變先後各信合而觀之。實可爲我兩家詳細之歡樂圖。而丈更旁搜遠證。推而廣之。來相誇耀。意謂定足以潛服我乎。然而未也。丈有三孫。差於變者一。今我家二房又添一孫。則三與五之比。差於變者二矣。若以輩於孫者并計之。丈家共有八人。誠又貽高山人書。炫我以一家歡。更使主人熬痒不過。

報朱遜叟書

蔡瀛壺

讀初三所發手書。遲我稀齡集一冬。此痒已不可熬。變者一。今我家二房又添一孫。則三與五之比。差於變者二矣。若以輩於孫者并計之。丈家共有八人。誠又貽高山人書。炫我以一家歡。更使主人熬痒不過。

急欲演爭墩一劇。爭坐位一劇。五花八門。與兩公一聘天倫樂事。轉念昔人譽兒成癖。濫觴必至譽孫譽媳。又其甚。或將仙劉安而及鷄犬。必不可。必不可。惟主人草堂夢一琴童。見羨於汪子石青。寄樓一侍者。以樸。愿見愛於李君華芝。且贈以詩。左右如此。主人可知。其他更可知。此時鶴子趨庭。梅妻將艷妝列侍。轉瞬三春花鳥。無非友朋。一一可將出與羣公共樂。作一度大家歡。不更讓主人作廣大教主乎。然而公樂此。以享大年。高山人樂此。以饒清福。主人不如也。

適其適者。世無幾人。主人亦事一家。歡者因併三園。合刊之俾天下知名。教中有樂地。各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樂。以釀一世於太平百年風教。其在是矣。蒼昊茫茫。未嘗不鍾於世。吾輩推蒼昊之情。鍾於一家。由是以鍾於一世。豈非大快事。得公函時。正和答。汪子曲至。又惹動俺高歌。生起江山色。俺曼聲狀出湖山貌。放開手筆尖。和岳搖慕回頭佛座。拈花笑擋筆。覆公書。幾打斷主人清興矣。呵呵。

來書

張榮培

六月間寄上令先尊輓詩並贌儀一緘。知己早登記室。惟迄今未奉一書。以先生讀禮之頃。不敢以不急處。亦遲公一冬。始與相見。顧以較公稀齡。集則先之。畢竟主人情長也。嘻中原鼎沸。如兩公之以一家歡二十金。祇領之餘。愧無以報。至募金一節。非相識者。

固難啓齒。先生之言真先得我心者。故蘇地知交中弟亦擇人而施不欲以非分相干也。今年逾始衰而歷數交游足資經驗有合而復離者有離而复合者有交在一時而不能貫徹一生者今由先生觀之雖歷時未久而始終不渝確有可信真晚近以來之季布也附來鴻雁等集亦經收到問老處當代轉交令似詩餘小令各調已入張李之室自是可造之才拙詞抄錄已竣因刊資未齊略爲停頓茲當先行發排以副雅命惟冬間能否出書尙難確定耳

來書

龐馨吾

八月廿三日奉賜書並課卷均收到與楊甓漁戴驥磬信已發今晨接松川手書心爲慰附呈哥電來卷未及全閱蔣立三何地人吾之於人義及讀孟子皆

致佳秋季鴻雁錄中遜叟諸書風趣殊甚此老定當大年哥序稀齡唱和集一片神行非所能及遜叟七十止祝詩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風概七十自壽一首身韵十四字弟批此樂何極四字謀存一生詩此責任吾輩十字想見哥之俠王雪亭五古雅有餘音沈本淵謝贈長句陳德明題瀛壺後七古皆佳構弟不諳詞曲石青作當與張伯涵弟世姪年甫逾冠詩詞頗致力佳士也觀之輓老伯聯張祉金鞠逸畢壽升沈世德鄭韞玉郭百忍諸作皆絕塵軼類冬季鴻雁錄出版知必更多

佳文也讀此次函中第二書得悉十年來尊府家庭狀況益欽佩無似弟所謂性情中人道德中人者自

來書

汪石青

曩世兄少銘君辱書。并小隱圖曲。比即密勿度成書奉左右。然倉卒脫稿。實未愜也。今改繕呈政。月之初五日。由著易堂。寄到秋季。鴻雁錄歡喜之至。然朱公龐公對麟。特垂錯愛。又使人感愧無地矣。朱公前惠題麟之譜曲圖。麟曾伸以謝。牋係寄奉。賢泰日橋不知能達到否也。龐公地址幸示知。至公前代索拙集序。言麟誠感激。然麟意俟與諸君子訂交三五載。使意氣之孚有不能已於言者。不因不由發爲文章。定更摯切有價矣。麟前此上發厂君之曲。正不因不由出之也。近數月中。未得長者手書。渴想甚矣。除閱叢

來書

戴貞素

刊叢選。則往往以長者舊冬至今年五月所惠各牋。攤之案上。把酒讀之。朱公字字李太白云。若麟者。寶蓮然而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時。時蔡夫子矣。龐公謂遠隔數千里。月僅一再通書。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也。天寒神寂。偶與二三友朋圍

故縷縷如家人父子兄弟。一室聚話。然麟筆拙。欲縷縷不可得也。無已。姑再申前言以解之。曰。至性無文。惟當於水月中。遙以真性情。默默相暎。何如聞公將北游。吾玲山僻處窮荒。誠萬難冀。此青牛紫氣。第公即不能糾轡窮鄉。而麟方寸之中。存此一段盼望。亦復有味。之至轉勝。見面多多矣。麟鈍根人也。乞公下一轉語來。千言萬語。叨叨未已。然不知當作何話。始可表係念於萬一矣。不得已姑作尾聲。珍重而已。

小爐啜白茶羹斟半杯酒取煖詩意駿駿飯後卽草

或可興足下一敍也

此奉寄詩附酒瀝菘羹是味庭寒天詩意又翻新凡

來書

龐友蘭

根未託蓮花質佛法圓超祇樹身一切世間多異境
八功德水溉何人難思難議娑羅影念念相生念念
因。

來書

丁訥公

久未得書忽復至日遙想豪情奇想不減曩時著述
宏多穀青有日能相惠以開茅塞否兄瘡疥經年仍
未全絕重九以後稍稍援筆作詩目前已得一百四
十餘首是於無聊賴中覓一消遣法也家食維艱又
復多病中秋前後託水公司購藥餌所有購價意擬
有餘存款利息屆期撥還近日得寄懷詩四章錄出
呈教十二月初一隱岑兄德配家奠意欲一行屆期

來書亦搖曳生姿公可索觀也王鐵珊之於張汪石
青之於兄無慚直道是謂真交弟自信亦不多讓對
於兄當知無不言也惟詩學一道嘗言三百篇大半
出之性情志在達意六朝以下大半表其才力志在
美觀又次爲酬應故傷時感事詠史懷人紀實寓意
之作能動人者多尋常應酬之作能動人者少可傳
與否皆視動人與否爲準一孔之見未知當否弟詩

直率。有峯巒。波磔。則有勢。有伸縮。頓挫。則有姿。有婉轉。關生。則有味。不至一覽無餘。大集本此。以定去留。當可信。今傳後也。戴信附。

琅函拜悉。竹銘先生有邀。鳴爲壺社特課事。明春得暇。當副盛意。竹銘性情道德中人。鳴佩之久矣。夏臞禪久不通問。曩與林鐵鑄道尹極契。鐵鑄亦况薰風高足。暇當去函達夏。一并介交於蔡公也。鳴前寄上李博亭寒燈課子圖。收到否。魚鴻南來。希便告及。

來書

龐友蘭

冬季鴻鴈錄及柔魚收到。書已卒讀。味尙未嘗。吳麝伯與兄來往兩函。一則金玉其音。一則瓊瑤之報。兩美必合。有如李郭同舟。令人艷羨不置。朱遜叟幽篁

獨坐圖序。松川壽叙。皆佳妙。不落恒蹊故也。亦悟樓人雜言。不如無譽而攻我之短。反爲有益云云。是有學問人語。叢刊編法已悉。弟爲再讀原刊。覺兄所言一家言事。皆自甘苦。親嘗閱歷。有味得來。有性情。有血淚見其文。可知其人最上乘也。詩飄灑豪邁。無一些塵俗氣。有目共賞也。少銘作皆斬釘截鐵。銳不可當。令人有非真父不生其子之想。汪石青謂哥和贈詩。不如諸作。然一種愛才如命。纏綿往覆之意氣。殊無能割。愛報書中如高吹萬之戒率。朱遜叟之論悲篤論。方當讀萬遍。忍有他哉。竊謂朋友往來。贈答之詩文。以責難。責善爲最。上言情次之相譽。又次之如不足稱。而姑妄舉之。則乞丐道好而已。曷有足貴乎。

弟有必欲言者。名人專集大抵不自加圈點評量。其
加圈點評量者必註釋之。或去取之。或筆削之者。
所爲也。約言之。有主筆者也。此次重刊可盡去圈點

銘兄函。均經收妥。世丈不以杰半途輟學爲不肖。交
誼仍新。至爲感慰。詳復尙待他日。

致金鞠逸先生書

高吹萬

評語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何如此事。兄可與遜吹石
雪諸能文者商之。連日酷寒。諸希珍重。肅此鳴謝。

來書

屈渭孫

杰十月間一病半月。失血數盃。幾瀕於危。後幸醫愈。
但神氣銳減。雖辦最不經心之事。亦不能過一小時。
心房時覺跳躍。數日來稍佳。然尙極力節勞也。杰現
見定本月廿九日。遷往廣州市南岸大街中和里十
四號。倘有函件。乞照寄爲感。前聞簡兄爲杰作一篆
聯。已交尊處。懇寄下以便裝裱。過年至盼。至盼。費神
之至。敬謝。簡兄處不另作書。便請轉知。又尊函及少

故於友朋書札。力求簡約。今乃不棄頑陋。手書遠逮。
並承見和拙詩。如瀛壺例。近日山莊鞠花。正當大放。
得公大什。受寵不淺。夫以鞠叟而詠鞠。宜其高出餘
子上也。可勝怖服。黃華一集。本爲一時興到之作。是
後葉顧王三君子者。皆次第作古。去秋變一病。幾殆。
近則兒輩病者。又及數月。致雖有黃華。不復有此佳
興。今奉公詩。真不啻曩年對壘時也。瀛壺來書。知公
所著有詩經草木蟲魚釋一書。變考詩不精。而所搜

詩經類之書頗富。有四百餘種然未獲見公書敬乞有以頒賜一部爲幸。

朱遜叟
來書

得公初十書。正苦左目昏花。垂瞼靜養。急開誠朗誦。雙眸逐一例放光。正如雲水光中洗眼來也。公胸中。有春筆底。有花。遂使三千里外之遙叟。每於朵雲飛。到時。陡欲軒眉起舞。誠哉廣大教主之神通不可思議也。記吹萬前年有函致吾兄粥叟。亦有此四字之徽號。並謂粥詩如白樂天。若公則坡蓮之後身也。武進吳君劍門。曾有拜蘇師李之圖。惜此君已作左邱明。倘公訪而遇之。當必使其夫人贊拜通名而可也。渠一寒士支持一吟社。已如多年老店。經濟不周時。其夫人恒撤簪珥助之。亦大可憐耳。公和石青曲數

語讀之真足使人神旺。漢武帝得相如賦。謂飄飄有凌雲氣。吾亦云然。但未觀全曲。又覺遍身發癢。則奈何。公讀吹萬書。至欲效爭墩爭坐位一劇。進一家歡作大家歡。將花鳥友朋琴童侍者一一納入布袋中。此真廣大教主之演上乘法。吹萬聞之。必五體投地。無疑也。拙詩重九趁前賢名作韻。殊不足稱。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且慚且感。但只願雞犬於壺中。勿登鴻雁錄。免貽方家笑。幸甚。幸甚。鞠老尙盡義務教育。教青年識字。與公之誘掖後進。同一婆心。如弟眠食而外。別無勾當。真正汗顏。近王君雪亭。汪君石青。均辱惠書。雪亭強之作萍瀾草堂序文。石青則辨製曲之蹊徑。並附言援壺中小友之例。以相稱謂。真是可敬。可愛。惟弟於石青之丐序言。既以公爲盾。苟再以雪

亭之丐丐公。則如發棠之復。殆於不可。而文筆實在。

嘲聞二君皆貴省人。然否。

生澀無以應之。如之奈何。公確有儒者變化氣質之

來書

勇。自知明而知人尤審。此弟之所宜師者。弟性闇而

懦。亦頗自覺弦韋之佩。惟時賜教言爲幸。沈習公之

萃英國學第三期中。得讀公詩一律。東園南呂曲。及

石菁三挑記曲。公詩云。料得清遊經五岳。歸來倦眼

看金焦。見示人取法乎上之意。東園公云。放開懷抱。

撚吟髭。對着青天狂笑。頗有瀛壺意味。石菁云。暖玉。

一溪斜似嫩韶光。隨意瀉。間狂泉滿地。何處清佳。又

莽莽乾坤鬼。一車迷陽聲。裏天聾啞。其餘佳句不勝

枚舉。錄此以質吾公。想同忻賞也。潘蘭史丙寅中秋

作烽火照南北。月華何處。清山河移。却影天地。入新

聲。沈太侔落花詩。枝頭富貴渾如夢。水面文章不解。

金鞠逸

來書祇悉。前於十五日。收到分贈沈居士彌陀經要。

解兩册。焚香禮誦。共證法緣。忻慰拜嘉。無量尊函教

之害。非佛之害云。云語極透宗。洵得種善根。開心地

之秘奧。非常流所能見及。竊聞讀經之法。必先從持

名。一層入手。心即佛。佛即心。心淨則佛現。心愈精密。

則境益深妙。是以大聖悲憐。特勸人專持名號。相續

相生。志誠肫切。消除一切躁妄魔障。無所住著。迨悟。

後自知法法頭頭莫非實相。證真斷惑。還我本來。以

入世。凡情成就。出世間之聖果。自了然。於國之滅亡。

民之塗炭。皆此不能洞澈之穢業。釀成之可哀。孰甚。

焉。弟回溯生平。都爲名利重重。奔忙迷失。適貽擔麻。

棄金之誚。抱憾無涯。頃讀經指要解。一再鉤索。敢不努力生信。發願追步後塵。以副發憊之厚意。伏祈我公共礪精修。則瀛壺福地。即仙境。即佛境矣。葉老與弟係同年契。好兼之同門。聞逝世噩耗。極深感悼。章程。筠老詞集續刊。出版尙無定期。餘如楊甓漁是專尙。詞學者。我公已早收備藥籠矣。蔭蓀壽詩。收到纔十餘家。便此附達。

報吳東老書

壺社主人

示及大著抄稿。敬拜悉。菲律賓陳君。擬爲吾社推銷。社刊。熱心可佩。此種社刊。儘託上海城石皮弄著易堂。涂君。筱巢經理。各集皆同。希函陳君。可逕寄涂君商辦。印起時。卽由上海逕寄爲速也。我公來書。拳拳爲社費計。深情可感。弟頻年事此。特爲海內詩社林

立文社寂寂。函授社又多以利言。乃與三五同志門生。出而提倡。若郭高。若強馬陳諸子。熱心毅力。不後於人。誠以此社。一日不廢。卽一日有較藝處。以行吾意。不願貨取。今已訂定簡章。省節印費。已。社生中以殷實論。何止此數。弟不使小兒一一通函札者。正令就學。問性情心志。徐察其真而可終者。然後訂交。富貴之門。益不輕附。力戒門生小友。勿以貨幣酒食徵逐。聲氣種種。與兒輩作交情。弟之志也。公愛吾愛社。感篆在胸。區區此心。姑以自表。公言文字往來。不及其他。噫。其他烏可及哉。世之人擁貲肥家。以此養成壞子弟者。比比而是。出於爲子弟得賢師友者。殆少。其人惜乎。士窮而有志節者。遂落寞以終也。人生一世。不能軒天揭地。做偉大事業。亦當隨其境地。以有

用之財行有用之事不然虛生而已庸庸一世之人亦奚足論壺社之設第使得賢師友以貽子弟門生便償結願他不計也公逾稀齡以上所以培植又園世兄者恒心恒產當必兼權無待弟之越俎然而淵明歸去不廢治生故紙堆中無活計可藉識公最早處於不能不造就子弟之境地亦同不覺言之長也吾社少年英發之士多但恐慕聲氣之心勝於其求學問之心耳公慧眼徐徐物色之幸甚幸甚

來書

戴貞素

前後函件均已收到東籬生卷當以天地因以爲秋一卷爲最佳社中少年都雍容清雅多主華秀而此作特見秀骨珊瑚高風峭尤可貴矣馬作遊記亦佳是能寢饋古文者來詩獎慰殊厚益見交情兒時衣肥等韻恐弟不能學到也社老中如訥公先生詩凌厲軼俗向讀其集嚮往良深第其刻集訛劣不堪必當再行檢校付申精印方不負却心血且叔雅先生超妙不羈堪以傳世其詩稿亦當不止此數曩年在京謬蒙賞愛今則人琴遼絕連其詰裔亦不能識之矣令先公仙逝之時適弟因病不能踵弔又不能屬文寄輓言之不其有慚古道耶弟作詩本亦主乎性靈近者每於不覺時略帶宋氣此亦境爲之耳暇時當繕錄多少奉塵清聽除登報外所存稿底字跡非他人能辨故未能即時并寄至於曲高和寡實何能當或者瓦缶之音公獨以爲勝玉乎壺社社友於原有者保留之外自當嚴禁吹竽此亦孤芳自賞之意也弟登報賣及文字自係閉門之羹公已道着之

矣。傭愈於奴。此說亦當。雨後稍寒。諸希珍重。仍希時時賜教爲禱。

耶。

來書

王舒

讀九月廿二日手書。得知朱卣香有佳輓聯。恨不卽見也。哥言壽輓文字全在一片至情。凡泛泛之作。均不足觀。此定論也。弟更進一解曰。凡百文字全需有一片至情。有至情則真。無則假。有至情則是我無則非我。有至情則有我與其人其事。無則如無其人其事。弟所以不泛應酬者。不足動我情。則不足寫我真情。故也。弟文字所以不諳文人之意者。一味注重真情而無藻采故也。知彼知己之言。老哥當必許我曰然。

附讀瀛壺叢刊跋後
大作慘淡經營。本諸淵博之才。出以空靈之筆。如神龍行絳霄。雲霧滅沒。一鱗一爪。豈易窺測。讀未竟。不禁拍案狂呼曰。有此下酒物。得不痛飲大醉。

改編叢刊。不再選遐齡集。甚高超。大凡酬應之作。工多而佳。難閱詩文者。亦另換一副眼光。是以名人文集中存此類者。大抵從簡。其存者。必有顛撲不破之。

龐友蘭

處。其頗撲不破者。必其道理情義堅卓真實者也。吾哥必有見乎此。故出此矣。頃作兩詩。謹以原稿呈正。詩知不佳。要是爲我之詩。正不防與知我者商之也。蔡郭卷已改完。寄上。希更正之。吳麌伯可爲哥之新老友。汪石青可爲哥之新小友。王鐵珊可爲哥之新詩友。有衆星拱北。百川朝宗之象。哥之榮可知也。

來書

龐友蘭

十月一日寄來詩文信。均閱改悉已。與戴驥磐信。勝之出場。當直接有書到尊處也。楊甓漁有信來。中有竹銘丈丁艱事。現方知道。計算已閱百日後矣。欲聯申輓之。恐嫌飯後之鐘。敬祈代爲轉覆。勿責爲荷。

松川父子富於文。而窮於遇。于此時也。安得廣廈萬間。大庇寒士哉。論文以才學識爲主。不磨之論也。抑文章風氣。有若知其所以然者。大率世亂。則文體必淆。蓋文生於情。情隨乎心。心寄諸境。時事既歧。之又歧。則人心安得不寄之。而又寄以此爲文。安得純乎。其純居今日而言。文迂也。言文而主乎純。迂之迂也。哥與吹萬及弟。皆迂而反迂者也。哥之論近世諸名公。詳矣盡矣。吹萬恐率真啓人不讀書之路。正矣。

嶺東壺社鴻雁錄

一六

文三十年。迄無所就。近則俗冗累人。馬齒已長。知更無能爲力矣。竊謂社中舊友。當以哥與遜老吹公爲

顧。故未付去。今擬印其遺稿。不知此等作品。欲入集中否。請公爲弟一定之。

三傑均可建旗鼓。獨當一面。如弟者偏裨而已。知彼

知己之言。哥當以爲不謬也。此次所改之文。以多事故。極形草草。希予重加改訂爲荷。

來書

吳雨三

昨接到亡弟遺稿。尙未回報。疎忽殊甚。刻下已將稿別情人另抄一通。他日當送一份。請公轉請吹老編選也。近日戴貞素先生寄來序一篇。希卽錄登上期鴻雁錄。何如。我弟最晚交先生。心志之相孚。洵非他人。可比。將來遺稿。如能出版。公不可不有一言以冠。

卷端。也付去商吟社集一册。此書前時商亡弟送一

來書

吳東園

冊。請公一閱。渠言此係少年作品。殊不足當長者。一

接奉教言。并承惠助報費大洋拾元。拜領之餘。仰見

來書

陸醉樵

先生熱誠贊助。無任感謝。前奉到課卷。本擬早日評

來書

左錦堂

閱。適值秋陽酷烈。憚親筆墨。頑驅又復感受秋燥。咳嗽。滯淹。纏綿半月之久。中秋節後。復值縣會開幕。連日列席。心緒紛煩。俗塵滿襟。迨至登高時節。始得暇晷。稍稍坐定。當將各種課卷。逐一披閱。挨次詮定。佳卷頗多。如入山陰道上。幾有目不暇接之勢。茲特由郵寄奉。卽請察收。王後盧前。在所不免。尙祈吾公及丁訥丈評加覆按。施以潤飾。尤所感禱。匯奉大洋拾元。聊助社課選刊之費。卽祈檢收示復。秋間老伯大人福壽全歸。擬就輓聯。因事忙迫。未及寄爲。歉附錄於後。并乞鑒定。是幸。聯附至性寓一家。言孝子慈孫。門庭內多樂境。考終備九疇。福耆年碩德天壤。間無愧。完人世。愚姪陸寶樹頓首拜輓。

久未奉書。耽懶嵇疎。無可逃罪。卽維著述日富。道力彌增。遙望嶺雲。曷勝額手。前月杪接到鴻雁錄。驚悉穆虛老伯已於夏五月仙遊。以未得訃音。竟忘弔唁。起居恭致輓詞。更爲負罪無地。欲重行補上。又恐爲時過久。於禮不安。茲謹撰誄詞一聯。祇好俟本季鴻雁錄出版。轉請一登之。以表弟一片區區欽念之意。詞云。九秋鴻雁送哀音。栗里誄呈詞愧我防風。後至八秩耆英歸上界。看山家濟羨公寰海知名。詞不足觀。但所謂郭有道碑。庶幾無愧也。壺社秋季弟所值課課文。尙未寄來。想卷尙未齊耶。前有汪君誠一寄來。課作尙未評閱。擬俟諸卷閱完後。一并送呈。郭佩俠君尊甫家傳。春季已作就。挂號寄去。惟是未得

復音未識已收到否。先生如有信去請一代筆問之。誅詞下款請署湖南長沙愚姪左學昌頓首拜輓。

來書

金鞠逸

十三日奉讀手教及高山人書。良朋千里如聚一堂。梅市風清想瀛壺必更饒一番勝趣。弟稟資鈍拙固崇拜濟僧之頗復心慕曾點之狂。惜皆未及見頃讀賜書知我公以頗名必得混俗葆真之義以狂名自寓。行。生。化。育。之。機。此。中。秘。鑰。至。奇。而。無。奇。至。妙。而。無。妙。至。虛。至。實。而。至。不。可。及。放。之。則。恢。宏。無。外。卷。之。却。無。尋。覓。處。宣。亞。二。聖。天。命。聖。道。之。旨。如。是。如。是。此。正。弟。所。終。身。願。學。不。追。者。也。至。今。以。後。當。奉。我。公。作。禦。範。承。詢。持。名。之。說。即。如。我。公。書。我。所。云。已。盡。了。澈。案。

來書

朱遜庸

持字見於大乘金剛尊經者。凡十有四名字見於尊

經者幾四十隨處可指惟是名爲心一句兼亥過去現在未來三層尤爲驚醒卽濟頗曾點似亦得名之具體而微者然耶否耶至尊函中三教同源一語尤精密確當蓋至聖之集大成與佛家之無復一切諸相其揆一也若徒持佛號不達名之真理與徒讀儒書不能致用之弊等孔子曰朝聞道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修之文佛曰如是我聞又曰如來悉知悉見綜參諸說一貫而已鄙見若是實不敢因僧道爲世話遂詬及佛老因小人儒爲世話並詬及孔孟也未識吾公以爲然否再祇呈友人觀音感應頌二冊敬請察登此覆。

之妙術也。粥叟云：瀛壺愛我至矣。弟前函有云：我供

彌陀佛師其開口笑耳。彌陀有知當云此子具有佛

性。想吾公亦相視而笑也。公盛誇尊紀之道德。與東

坡同。坡亦有僕
樸而愚弟謂尊紀幸遇公。倘遇蕭穎士。不免一

頓。精皮膚。否則此奴之真性情。猶不見也。譬如麻姑之爪。不着背。則癢。不止鞭之益。佳顧公必不忍爲蕭穎士。吾爲尊紀慶遭遇之隆。公宜大噱也。公於文弟

子詩弟子外。又得汪女士爲曲弟子。麻姑獻枕桃李

來書

汪石青

添蔭可賀。可賀度必乃兄爲之介紹。曲兄宜有曲妹。引而拜瀛壺之門。奉爲曲師。此隨園之所未有。直可誇耀。古人鴻雁錄中。更多生色。弟亦予有幸焉。弟眠食外。別無勾當。公詫之爲見道十分。道之見何如是其易也。雖然。公言確有至理。愧非弟之所見及。固知

閑山人當爲歛手。必非疎懶者。但有事服勞職在弟子。小兒輩。遂已破敵。正作如是觀。珠光劍氣。騰燭處。自不可過抑也。粥叟有醉太平一闋。囑奉案敘高函。已轉鹽城。勿念。臨池神往。祇叩著綏不一。

新婚麟曾買以套曲。公處聞其喜信否。朱公賜函中。

謂公近更研精曲譜云。麟知以公之雲海胸襟與。

來書

汪石青

從何寫起。拉拉雜雜至於如此。敬乞閱後火之。

曲爲近也。麟非此中能手。數年吟弄。不過稍窺門徑。

近爲女生璠芝。著製曲指南脫稿一卷。有拙論兩條。

另牋呈教。幸鑒定之。國學叢選。何脫葉之多也。桑陰

隨紀。莊諧雜錄。啓人不少。頑劣如麟。亦遭蒐入。誠微

幸之至矣。然此書豕亥亦多微有缺恨耳。施曲向年

未窺全豹。惟入深出淺四字。則當日所評者。今得全

編。俟細讀之。再當郵壁。免縹緲萬軸中。或缺一冊也。

賜題儻樂園。不必急急。有興則爲之。否則置之。亦復

无傷。公之於麟。見愛深矣。麟之於公。信仰至矣。豈在

筆墨之間哉。數月未得公書。一旦獲覩親筆。覺喜暢

稀齡之序。十年又十年。至於百年。精神固常在天地

之間。云云。文氣固如百尺游絲。天矯晴空。而雲海襟期。

如仙如俠。又令人軒然起舞。此兩序也。真如觀雲漢圖而熱。觀北風圖而涼矣。靈文光怪。如是如是。延陵老與公書。書尾云。壺社一出。拓開萬古之心胸。振新一時之耳目。後生圭臬。其在斯矣。數語誠不刊之論也。

亡友孫稊樓君。身後蕭條。麟今輯其遺著。刊爲五卷。擬爲代售。而以書價贍其遺。附上廣告一條。能邀登鴻雁中否。天寒矣。諸乞珍衛。

致朱遜叟書

龐馨吾

來書

汪石青

瀰漫戰火。居然波及吾邑。麟雖生命財產。置若身外。而妻小爲累。咄咄奈何。敝邑彈丸之地。警報日迫。且據掠之事。日見疊出。禍逼眉宇。不得已率妻兒倉皇出竄。謹將拙稿數事。敬塵左右。元文覆瓿。原無足惜。况下士盲詞。更何足道。惟山雞照鏡。未免沾沾。敢以亦在所不棄。至和否。悉聽尊意。不相強也。又此君極

慕公書法能惠尺方。當如拱璧。合更達宣。

來書

金式陶

慧雙修。是必由累世陰隲栽培所致。頃領惠札。尤恍然於我公之食報。皆先世伯崇信佛教。更能心超乎

手書祇悉。所云要使聖賢仙佛合座皈依而後已。此語具足上乘之一片圓光。非凡夫所能悟。澈竊謂人生入世方下手時。學聖賢學仙佛。均無不可。及成功時。胥匯通三教之真義。渾合於一途。如所謂一合相。不可說者。固無聖賢之見存。復無仙佛之見存。中庸所謂至誠無息。大易所謂自強不息。如是而已。彼末俗一切襲孔冒佛之輩。卑無足論。即使孔與佛復生。必將歎然不敢居。尙自謂吾卽聖賢。卽仙佛。其心實與聖賢仙佛之心相戾。恐終不能躋其堂。而窺其奧也。我公在心不在迹。在行不在言。此二語頗能概括古屬斯人。至誠不息。傳真諦。端向雲台證妙因。

百千萬億之緒論。弟尤書紳佩之。我公聰明天亶福。

來書

吳東園

三教渾融一貫。有以成之也。因果報應不爽毫釐。但必合家運命。運以及去來。今三項澈底。乘除方可結算。非淺見所及測耳。我公北遊。約在何日。是爲至盼。時屆嚴寒。敝邑發起消寒小集。便此附呈。前月九日接高吹萬來書。並盛述尊意。拳拳弟已函覆矣。並送觀音頌一部。同日又由郵寄尊處兩部。想數日內必達座右矣。讀戴貞素君大著。次韻奉酬。世界三千渺若塵六根障淨。月華新道從無相參。真相法說。非身是大身圓滿。十分纔見性。便是佛法十分云云。綱常終古屬斯人。至誠不息。傳真諦。端向雲台證妙因。

適奉手書。深鏤心版。右文毅力翼教熱忱。躍然紙上。津逮後生。豈淺鮮哉。壽老作人敬爲我公誦之。栩園論詞不爲無識。故抄呈周草窗之絕妙好詞。暨萬紅友之詞律中。綺羅香。暗香疏影。綠意。俾同社參考。栩園論綠意。除第一句協韻外。下接凡有韻句之第一字。宜用平聲字。似周萬兩家所載。不盡平聲字也。弟

亦旁搜遠紹。似亦有用仄者。況領句首一字。八九皆兩字。明明是入聲。長生殿彈詞一折。黑叶核白叶排。則平矣。此音韻之學。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然詞律嚴亦應爾。特詞曲中多有協韻。不可以一概論也。正月二說題。另有深意否。小兒清麗已脫稿。容日字奉承示。已轉菲律賓去。如伊能暢館。亦斯文之幸福。吾道其遂南乎。敬爲諸同社誦之。

來書

季鳳書

仄韻如好端端。一天天不由人。不隄防。只有他。怎禁他。且字此字恁字。但字况字甚字祇字覺字却字試字類皆仄聲。因此上都只爲平白地。渾不解。誰能得。誰相識。此平聲在第一字。似第一字可平可仄者。詞律論之較詳。綺羅香下起六字句。平平平仄仄仄。園知音律者。上入兩聲。拖長詠之。則平聲矣。如黑白

鳳自漣水歸來。於叢報中得覩太封翁之訃。爲之泣然。吾兄至性過人。何以堪。此然八秩遐齡。福全德備。當可無憾。望兄毋過哀毀。庶使在天之靈。心慰目瞑。也曾爲輓聯兩聯。一云我公本仙佛。化身旣罷山澤游厭世。仍歸極樂國。令子稱文章。巨擘偏交湖海士。顯親不愧。讀書人。一云與令嗣忝屬弟昆方期八秩。

稱觴遠道。特呈桑落酒。痛小子久亡。怙恃誰料。一朝聞訃。鮮民重廢。蓼莪篇詞。雖不工似。合分際。并附賄儀。略竭葵忱。乞檢納也。前承賜書。弟僅得叢刊一二三册及六册。叢選只第四集。餘俱未見。心常歉然。夫得隴望蜀。人有恆。情況此鴻寶可否。將諸冊續寄。俾飽眼福。以啓心靈。是爲至望。外有致高弟陳君允。蓋一箋。乞遣伴代送。

來書

章鴻祥

辱賜瀛壺叢選等集。拜領之餘。具見琳瑯滿目。豁我胸襟。愧我無才。難依桃李。如蒙不棄葑菲。願爲門牆下士。承詢輝庠年歷。今當略具以告。稽山鏡水。是舊家鄉。先王父夢香。諱黑甜老人。先君德俊。諱稽山。一鶴在日時。曾授以五言七字。於是稍稍得其門徑。戊

午冬季。相繼見背。乏人指引。雖有一二作。亦不過無腔短笛。信口狂吹。邇來日尙新學。未免國粹凋零。然返之初衷。於詩學一道。未之能忘也。近年以還。閉門脩靜。日事吟哦。偶與二三同志。互相酬答。今蒙逾格垂青。從數千里外。得沾時雨。感愧何如。先生學擅經史。詩專李杜。輝庠俗子村夫。自慚形拙。如能忝列門牆。豈非三生之幸哉。今附拙作數章。至祈點鐵正刊。

來書

龐馨吾

亦名黃花魚。吃法不同。只以微湯耳。柔魚俟得示辦。登峯造極。兩美必合。爲此冊生色。文苑欄內。朱遜叟法後。亦當與李鶴老共嘗之。今年將盡矣。哥前曾言。每年需爲少銘改文三兩次。今年未有文來。何也。抑又有憾者。與哥神交心交三年矣。仍不許一見廬山真面。何也。秋季鴻雁錄。大著稀齡唱和集。叙文字絕佳。悟樓主人愁城記。沈舜欽蟄廬記。季鳳書題後。朱遜叟止慶祝詩。皆佳構也。遜叟自壽身字韻。一聯令

人豔羨不置。錢競五哀澤菴詩。情文並茂。兄詩謀存。六首頗似靖節筆。暇夢話。筆意極似老哥。朱卣香輓聯。與弟意爲近。弟不孤矣。此信達覽。當在丁卯新春。亦可作俗套語。有恭賀字樣也。呵呵。數日來。將哥三年中來書。挨次貼諸書上。以便檢覽。亦一快事也。今日酷冷。聞貴省無酷冷之日。可羨也。

來書 汪炳麟

一生詩。此責在我輩。十字金石爲開矣。戴驥盤致少銘書。勿以古人爲不可及。二句豪氣小心。鬚眉如見。之年關既逼。無以卒歲。而鈍根人東塗西抹。全置家可爲學子座右銘。冬季中。斬叔潛來書十六。愛國貴有誠意。數語亦名貴。汪石青來書三十二。如見其人。知近見病。玉緣傳奇。演麻瘋女邱麗玉事。署款莫等如聞其聲。蓋心折於哥者至矣。吳麌伯與哥兩書。同閒齋主人。其才情頗爲雄厚。惜於曲尙非作家。且多

襲西廂筆法。未免美中不足。公能知此人姓名否。麟欲乞朱公書單條四幅。以公所著花拾遺寫之。然不敢請也。公如代乞。則微惠之至矣。麟擬來春出山一行。公明歲如果北游。或萍水他鄉。作一良覲。亦未可知。每舉此念。不覺眉飛色舞。神骨俱融。惟不知北轍南轍。果能操此如意珠否耳。又慮嶺東江南鄉音不同。相見時苟無人通譯。亦惟有瞠然相視。則他日此累亦至堪發噱。種種幻想。纏於腦海。而心目中遂時時刻刻。有一仙風道骨之壺公。在真有見羹見牆之概矣。書不盡意。卽頌道安少銘兌庵兩先生。皆大歡喜。

致陳兌盦君書

季鳳書

未瞻風采。久負盛名。曾於國學叢報中得讀大著。欽

佩無似。古文逼真韓柳。詩格逾見清超。瀛壺衣鉢傳得其人。那得不令人心折也。昨又於鴻雁錄夏季集中。見君所輯悟樓詞。有唱經手批。此真不易得者。未知只此數闋耶。抑猶有未錄者耶。至桐花閣詞。則憐纏綿上紹風雅。惜秋雨庵所錄。只寥寥兩首。冷廬雜誌中。亦只二三首。深恨未窺全豹。夢寐思之。嶺東有刊本否。務乞代購價若干。當郵寄座右也。如僅有手鈔本。可否假弟一錄。則不啻錫我百朋矣。先生所云尤西堂曲。豈讀離騷弔琵琶黑白衛桃花源李白登科諸種。所謂西堂小草者耶。如有刻本。亦求代辦。至鈞天樂。則弟處已有之。不見出色。吾兄以爲何如。

絕不致不歸連城也。統費清神諸希垂照。

與石青最後兩書

瀛壺主人

書來。又使煩襟一滌矣。人生成敗榮辱得失皆付之。數自達觀者視之如寒暑風雨之序。不以此役吾心也。願足下以道力鎮定之。尊集殷殷屬意。不佞認爲

受託之一事。敢不黽勉。候明春再商辦法可也。瑞芝

其二

女姊愛我摯良可感。唯生平作詩文不耐苦思。興到則爲之。脫稿即以付印。無從追憶再錄。每次寄排或并原稿付去。著易堂主人爲任校對。此君不獨茲勞可替。卽各友逕寄印費。亦嘗受千金託。不苟分毫。蓋亦有夙緣者。璫芝女姊小集擬爲印出。俟明夏後。如何辦。再詳足下所賞瓊姊句。絃外求音。解人正當如是。不佞於上句同爲擊節。下句似重有憂者之言。

不佞願其爲多福。多壽人。不願主爲多愁。多病。身繩之將以藥之耳。一笑足下學劉伶。其有託耶。吾不能飲時。或招小兒孫微醺爲樂。正憾紙帳蘆簾間。無嗔咄之聲。爲添趣也。有之雖惡。不惡。足下聞之。得毋笑我癡耶。

塚須春後細參諒諒。

門生書牘

來書

吳進賢

慕鴻名久矣。讀先生鴻著亦久矣。青萍結綠所至增輝。水長山高。令人景仰。後學幼年失學。十八歲始讀書。負笈甯垣。專攻現代之科學。尤喜研究詩詞。惜苦無良師爲之指導。茲託逸園表弟作介紹。願奉先生

爲師。諒可添列門牆。雖知先生愛才甚切。但恨愚同井蛙。非其才而欲勉附大雅也。附呈詩稿。乃課餘偷暇爲之初學推敲。多可笑人。蒙不棄則幸甚。

來書

楊開森

來書

沈飛子皋

輒取夫子所著塵影篇讀之。則愁消慮散。如明月。投懷清風之拂面。嗚呼。感人之深。何如是耶。蓋夫子道德在躬。胸無點塵。幽棲如元亮。達觀似莊生。下筆清超。出語高潔。足以暢發後學之性靈。獨惜弟子誤於生事。俗累逼人。未能力行夫子之道。有負春風彌深悚惡耳。附呈小詩數首。乞誨政。

秋風颯颯。萬象蕭條。想夫子讀禮山中。道窮必臻清泰也。森屆此涼秋。俯仰身世。每憂從中來。抑鬱難遣。

飛蟄居里門。形同蠖屈。潛心求學。未免向隅。繼得陳君子人。屢以壺社叢刊相示。讀之開人茅塞。沁人心脾。羨慕之餘。不禁神往。蓋人心不古。世道凌夷。新學潮流。幾同秦火。扶持風雅。國粹攸歸。者捨吾師。其誰屬也。且諸大名流慷慨言志。勗勉後生。實同再造。因屬陳君介紹。思列門牆。拜讀秋季鴻雁錄。不圖賤名。

得居一席。感激之餘。引愧良多。從此春風沐化。但不知幾時得追隨杖履也。壺社文會題八九月兩期。各作兩藝。因無社中文格。僅書牋紙。諒勿以出格見責焉。

來書

陳連璋

月初奉上蕪函。并太侔徵題稿一紙。未審收到否。承

惠鴻雁錄及說文啓蒙。已均於昨日拜領。四五兩期課一字未成。擬至十月初作一二藝呈上。得勿太遲。否。鄉里每逢秋冬間。塾師遂多俗務。眭文灝先生。嘗自願多出者。亦聽其便。庶幾貧可稍盡。敬師之誠。亦維持社務之一端。富者既盡本職。復惠及無力。益廣。輔行麗澤之道。管見如此。未卜有當否。前金鞠老托

上海變記書局寄上。說文部首啓蒙五十部。想已收到。惟此書倉猝印就。於勘誤表外。尚有三字訛。部首未妥處。統希夫子修正。北固和詩已寄曹民父。符笑覽。詩中經金松岑先生改字六。南野丈改字五。尚有

拈評撰擬卽附刊於拙編第四集中也。

來書

陳發厂

來書
王雪亭

夏間太夫子歸道山。禮宜肅書奉慰。逸以世俗應酬語。何嘗出自本心哉。故不願蹈之。吾師當不以禮數責之也。秋節前就醫桐城。小住寄廬一月。重九後返校。得吾師信片。得悉一一。遜公許賜序文。聞之喜甚。逸無他嗜。好惟酷嗜文字。嘗謂富貴繁華如鏡花水。勞人煩厭不堪。殊爲悵恨。內子於上月得女。家累又深。一層現須覓保母助所。弗及措置。略就緒。即趨依左右。決不長違顏色也。承示叢刊重編甚善。生意鴻雁錄亦未便停刊。若可照今年續版。願墊一期刊資。爲吾社倡編輯之職。依然擔任。將來或住汕或家居。兩無礙也。社中舊卷。恐散失。暫藏寄樓行篋中。兩期社課。未應於心。未安容有以補之。

來書
郭百忍

笑曰。但恨詩未工耳。倘得工詩。雖窮餓且死。有餘樂矣。吾師聞之。得毋曰其愚不可及。附呈近稿數首。吾師覽之。曾有寸進否。

某於十丈軟紅塵中。爲市儈者。將十載。未得息勞。近雖歸國。又爲游興所累。恒僕僕道途。惟此一二日間。

始得實行杜門幽養。間雖時有三數野老俗夫往還。
然亦爲村居者所難免也。稻熟矣偶出里門輒見郊
中農人載欣載奔。有事西疇真天趣也。以村居殊不
惡。故戀戀未願出岫。疏侍杖履。惟望勿罪。吾社選雋
下冊刊貲。暫請由某擔任。容候匯款往滬。以踐前約。
汪君石青才茂情長。於侄眷眷殊令愧煞。擬另日答
以寸函。先君家傳左師許久未有寄來。尤所爲盼企
乞促之。

來書

沈飛

拙稿及無函。自投郵後。日盼福音。幾穿秋水。今日旁

來書

課囑筆告罪。並候主人臨穎神馳。不盡欲語。

沈飛

晚正百無聊賴。風雨悶人時。忽逢驛使賁臨。頒來華
函。並囑至該局領取書籍。不禁欣喜欲狂。竟不顧風
雨之大。而與之俱去也。携歸拜領十三冊。盥誦再三。
坐菊花叢裏。手披叢刊一卷。如入仙境。如親讐。歎不

如飲醇醪。如嗅蘭麝。而吾師誠慤之意。溢於言表。從
此展卷有益。不愁書齋寂寞者矣。嗟乎。清高拔俗之
士。求之近世。終不可得。今自入壺社後。而始識天地
之大。瀛壺之廣也。凡吾社之師也。天才也。有之仙才
也。有之。吾社之同志也。碩士也。有之。彥士也。有之。皆
秉清高拔俗之氣。而薈萃於瀛壺者。未始非主人力。
也。從此千里神交。又不愁寂寞者矣。子人兄近來蟄
居蓮台。無善可陳。本期文會。因赴家鄉秋祭。故未應

知此福幾生修到也。讀其詩鏗鏘金石。讀其文。潮海韓蘇。又不知此生領略幾許也。矧以少銘學長之筆。

餘多暇時賜箴言。俾山中小草常嘘拂於春風。何如忻幸。

力足可扛鼎。令人臨風拜倒。思慕於無窮。但勿以非

來書

馬英

材見棄。而惠及珠玉否。千里神交。當繁夢寐。羣弟子之欲瞻仰賢喬梓。道貌豐采者。恐不止飛一人而飛尤甚。吾師暨學長。能不吝神龍之一見乎。則幸之至也。詩兩律附呈正。

來書

王心如

目前接奉手諭。拜誦之下。如親芝顏。曷勝愉快。知太師已安葬。更慰誠以時局不甯。入土爲安也。謝賻儀便寒士。意誠善。吾師胸懷磊落。英亦不泥於俗。然於禮上往來。終覺不安耳。百忍兄性情豪爽。英甚佩之。

載鴻雁錄一詩。意尤拳拳。英亦次答一首。適習公兄索稿。即以錄寄。已載入十期叢報。想吾師已鑒及未識。當否。賜書已收到。柔陰記論。詞尤精英。甚愛之前。懇改削。和山樗上人詩。恐日久難查及。故再錄呈其應。且歷觀社選。雖日效西子之鑾。仍不免東施見誚。吾師其何以導之。比誌道履清佳。喜慰無量。尤企編

來書

畢壽升

昨奉鈞示。敬悉一切。吾師倡設文會。煞費經營。時雨
春風。嘉惠後學。下風逖聽。久切欽遲。壽升志學不早。
深自悔恨。幸承庭訓。偶學詩文。閉門造車。似難合轍。
去歲辱承不棄。許附門牆。旣遇名師。又多文友。升欣
然奮起。益自琢磨。溫故知新。差有進益。竊思吾師旣
竭心思。又耗財力。於義未妥。於心難安。故屢函兌兄。
攝

詢問社務。均蒙吾師諄諄教誨。詳細示知。雅意殷拳。

來書

王逸

良深感激。蒙加獎借。慚恧實多。國學研究會升已附
名。高師商兌會亦擬函詢。凡爲講求國學之機關。升
無不廣爲探聽。擇善而從。以實事求是爲主旨。屏釣
名沽譽之惡習。來示云必其意志。同學詣近。始爲有
裨。名言不刊。實獲我心。升本斯意。亦數年於茲矣。哲
嗣少銘學兄。文采斐然。淵源有自。三餘之暇。深盼賜
者。當不止逸。一人而逸。特其尤甚者耳。復呈近稿數

先生天放樓詩集。鄉先輩唐蔚芝先生茹經堂文集。
吳縣曹叔彥太老師復禮堂文集。此種說經居多雜文較少不識師

亦聞之乎。倘須要。望示知。即購奉。天氣漸寒。百維珍
重。謹此上聞。伏乞吾師轉達企慕之忱。去年九月來示。謂倘有

首。又友人方聿懷見寄二章。亦希誨正爲感。

欲常聆教益而不可得矣。雖然愈扁之門。不拒病夫。

來書

靳淑潛

頃於友人金麗生處。獲見所贈桑陰隨紀。伏而讀之。如入武夷山中。如行山陰道上。雖對臨川之世說新語。紀曉嵐之閱微草堂筆記。不是過也。又見說文部

吾友固皆樂育爲懷。夫豈拒而不納哉。不敏之誅。無所逃罪。謹縷陳衷曲。倘以孺子爲可教。不加擅斥。則請將來歲社題。按期惠下。鵠立待命。無任主臣。

首啓。蒙及兌兄所編秋鴻雁錄。琳瑯滿目。皆足嘉惠。

來書

強化誠

後學盥誦之下。益深感佩。竊維吾師吾友。皆海內通才碩學也。他人所寤寐繆思。欲覩寸楮隻字而不可得者。而潛乃一旦得師之友。豈非無上之光榮。天下之快事。賤子幸福不淺哉。所恨者禮薄災生。自客冬蒙舍表叔介紹以來。遂患耳鳴。迄於今。始托庇漸愈。家貧事多。文課壹是曠廢。潛又不文。弗敢以無謂寒暄。上瀆清聽。夫以不才之身。加之以日隔之疏。雖

繩木之側。不拒曲木。潛誠無似。苟能奮自濯磨。吾師單竟未及。未知有遺漏否。念念社選合印。不必分期。選印費。由師獨任。亦殊太費。不如請同社預約訂購。

若干部以輕負担。以後對於社生不再贈送。自爲購閱。則印費自有着落。方爲持久之道。如有願多購分贈親友者更好。總須預定以便分配印行。此並非收受社費亦與束脩無涉。仍照書本收費。倘每生平均訂購四部。便可五六百部。則分期出刊。亦何不可。請吾師轉商兌郭高諸君。以爲何如。生對於史子說文。從未應課。因行篋中。此種參考書。均未攜帶。幼年窗下。讀書又不多。卽經義一門。因四子書尙全未忘。猶可著筆。非古學有真實功夫也。明年假歸。或可補讀。先人遺書。適當留意。史子說文各科。以副吾師期望。之盛意。專肅敬叩教安。

來書

睽違三載。思與俱深。憶自別後來。南卽失所業。賦閒

張刷五

詩附
羣仙會
一曲清歌解宿醒

數月。纔待枝棲。迄今年餘。頗能安適。惟此地遠隔宅郡。近二百里。叢林荒野。彌望皆是。縱橫十里。絕少人烟。只此工廠百十人。朝夕相對而已。差幸山水不俗。公務非繁。筆墨生涯。頗可告慰耳。近得友書。始悉先生創設帝社。誘掖後進。欣喜何可言狀。惟恨僻在窮鄉。未得早飽眼福耳。敬懇惠賜近年出版大著。暨少銘兄佳作。以開茅塞。至以爲禱。今年尊誕。高朋滿座。想增豪興不淺矣。健羨健羨。謹呈俚言。藉一博笑。媵以筵敬。聊表寸心。勿却是荷。

昨奉到原卷一束。手勝雀躍。拜讀教言。笑童面命。垂愛拳拳。真不知何修得此也。讀至擇交一節。敬奉作座右銘。終身佩之。蔚雖貧賤。於交友一道。頗知留意。於學問一道。更不敢懈。年前敝堂兄盛宣現充團長。曾函蔚曰。家景蕭條。若肯外出謀事。不難也。蔚報以

筋腰。部不耐久坐。多思益荒所植。願此學問競爭之心。終不肯以力不足而盡。惟吾師有以策之。高郭強馬發。二諸學兄。熱心肩任社務。不辭勞瘁。蔚實自愧不如。猶得隨諸學兄同附門牆。爲幸多矣。倘虛孫陽一過。不將伏櫪老乎。容當努力在後。

古詩二句。羨彼村落無鹽女。不寵無驚過一生。不知

來書

潘逸園

蔚者。以爲言之過矯。知蔚者。以爲士有不爲。蔚惟一笑置之。夫不患莫知。求爲可知。果使學問足以動人。亦何待高其聲價。果使道德修之。在我亦何必別樹風標。良以畎畝間有可悅之性情。文苑中有可尋之樂地。寧以蠖屈不求龍伸。徐以俟蒼蒼者之位置。而譚今古。獲益殊多。頃接涂筱巢先生寄到鴻雁錄三冊。另贈金壺浪墨一卷。鴻雁錄述及遺卷。得失足資考鏡。所謂敗亦可喜也。兌哥論大著。皆得其真旨。而已所恨天分太薄。文事進步甚難。非無競爭心。實無競爭力。旣未能厚價收書。又未免因教廢學。兼之腦

有高趣似諸意於筆墨間者。汪子石青才調天授。善音律。故其論曲得其精要。志趣尤與老伯爲近。知必愛之深也。夢鄉老人是否張刷五之尊人。善說夢矣。

久不得報書也。近好否。示江南天寒。西風獵獵。未知嶺東如何。尙乞珍衛。

來書

楊開森

侄近讀金壺浪墨。中有桃花三夢記。海外夢游記二篇。亦善記夢而說夢者也。其生誄諸篇。尤極詼諺。殆亦有託而逃耶。書爲清嘉慶時潘德輿四農所著。爲養一齋全集所未刊。想涂君當有寄奉也。壺社選雋。想分二卷。其評選必較叢選嚴矣。而老伯云一事濫交。誤入文字俗情。又云聖門重爲己之學斯二語。侄皆書紳識之。少哥出油否。近想動定俱佳。唯久不接手書。心殊念念。我儕相知以心。雖不必求之形迹。然相隔數千里。所以慰藉者。唯尺素。耳如不得書。則如龐師所謂疑慮百出。神氣消索者矣。免哥亦然。蓋亦

前因俗事返淝東敝廬。逾兩旬始回平梁寓齋。接讀手教快甚。諭示爲詩文須求自立。不可自撓性靈之語。尤足發啓愚矇。夫人生濁世。不過數十間寒暑。應卓然有所自立。何能蹈人窠臼。局促若轍下駒哉。且詩爲言之文。精神之所凝結。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他如柴桑之意安恬。淡嗣宗之神情曠逸。太白之豪遺。世俗少陵之憂念。家國輞川之肆志。煙霞東坡之放情。山水皇羽之哀思。故國遺山之意。存中州皆發。攜襟抱成一家之言。夫子自立之論。洵是闡發前哲。津逮後人。吾輩應奉爲南針也。瓣香之思。

永矢肺腑。海天遙望。不覺神飛瀛壺中矣。

來書

馬英

手諭拜讀一一快慰無似。冬季鴻雁錄日前由著易堂寄到。新訂簡章最善。在博收慎取。博收則無遺珠。

之感。慎取可免濫竽之譏。此爲學子設想。層層都到。

來書

韓道明

無處不周。裨益後學。豈淺鮮哉。文會題吳雨師謂最妙。有擬作數篇冠諸卷首。英意能將擬作附於題後。爲尤妙。若此則作者不致茫無頭緒。有不合題之病。若無擬作。或將深奧之題下。詳其出處。加以說明。此法左師出港社題。曾經用過。若照此行。則佳卷必能增多也。一得之見。未識善否。

來書

沈習公

昨呈不知姓名之游仙詩一紙。諒收到。生方擬依太

暮寄懷詩一律。曾寄處社刊報。腰聯爲陸師修改。今重錄如下。一刹那間青帝去。耳邊啼破杜鵑魂。何時得向春風坐。此日還沾化雨恩。爭仰西山老名士。獨

侔丈學詞。不幸侔丈已於本月初四作古。昨得噩耗。至深哀感。自惟清貧。不能以金錢求師。不收金錢。而肯誠心教導者。除吾師外。惟太侔一人而已。今日作哭太侔詩。語雖膚淺。心則滋傷矣。

憐。南國舊王孫。焚香展讀瀛壺集。蒙氣直將雲夢吞。
明因飢驅所迫。每課只能做一二卷。因寄人籬下。日
間尙有各種俗事。多在晚間埋首案頭。討文字生活。
雖或至鐘鳴三句而不覺其苦。亦不覺其困倦。且以
爲樂焉。又讀冬季鴻雁錄。知吾師叢選添印弟子集。

務乞補賜。裨成全璧。附錄輓蔣韜盦同學仁兄一聯。
同列伯喈門志合。神交那堪弱冠云亡。奪我良朋。拋
我淚新標。鵠道論詞嚴義正。爭奈老天太酷。忌君才
調促君年。

爲樂焉。又讀冬季鴻雁錄。知吾師叢選添印弟子集。

上瀛壺師書

王雪亭

明擬擇錄舊作三五首。容後奉呈。

上瀛壺師書

虞虞山

九月廿四日。曾上一誠。諒邀慈鑒矣。頃奉手教。并粥
遜二公惠詩。謹拜登受。賤驅多疾。遠勞垂念。撫躬感

第四五課題。久已清稿。因上月底偶感時氣。賤驅失
和。旬有餘日。致寄遲遲。乞諒。鈞著叢刊及社選等書。
供陳案。上友人相過。多有愛讀者。託代函購。祈卽寄
下。數部示明售價。當便匯上。亦所以廣結文字因緣。
尊諭言七九月初十內。有書由著易堂逕寄來。均未
收到。春秋季鴻雁錄。叢刊四五集。社選第五種以下。

飲尙好。每日於忙裏偷一刻閒。自爲調養。仰托福蔭。
塘供老親養膳。逸家五六口。抱殘書。挾禿筆。歲得脩。
金以支餧粥。有不給益。以藜藿亦自得過。且過現食。

或不大礙。千乞放心勿念。遜公處。遲日當作謝函。昨又有書至。東坎乞龐馨老爲草堂圖作序。尙祈吾師便中爲逸一介紹之。

上瀛壺師書

岳松軒

上瀛壺師并兌盦兩兄

靳淑潛

不修候札數月矣。夫子以蔚爲懶乎。蔚並未敢懶於此也。蔚於習公兄不時把晤。習公每得夫子書。常取以相示。卽習公呈夫子書。亦常相告。因此不欲以無事之事。相擾。日前習公接夫子書。謂壺社有續辦之事。訂有簡章。詳冬期鴻雁錄。蔚聞言自喜。夫子之意。固將陶鑄及門。各成一器。而後已乎。自思入洪爐。亦二年矣。鐵難成鋼。終恐枉吾師烹鍊之功耳。月初習公又寄天放樓詩集兩冊。面書夫子尊號。知係吾師所賜。以廣眼界也。不勝忭謝。遵命錄各詩集中得意。

報陋。高明光大。真不愧爲吾師入室弟子矣。少銘

之句於記簿。以便時時繙閱。另奉社課卷一捲。乞檢收。蔚處自客歲原卷付印後。取否之卷。一概未回。未稔此種。卷將來尙寄回乎。企望之至。

兄近奚似。趨庭之餘。頗復有所述造。否恨身非綵鳳。不能奮飛。與吾師吾友一堂晤語也。雪亭表叔屢患頭暈。恐老丈不知。合附聞。

上瀛壺師書

畢壽升

鈞示及課卷等件。敬接悉。教誨殷勤。至深感激。升於說文一道。幸承庭訓指示。然卷帙浩繁。難於記憶。頗擬問難於金沈兩師。同社陳君應熊爲金師高足。所造益深。心焉羨之。讀社師友往來函札。勵以道義。通以神明。升所願師友之人。盡在於是矣。秋柳賦等作。是否另行抄寄。盼示。天初寒。油何如。念念。

上瀛壺師書

鄭韞玉

去歲六月間。承錫手諭。適畝偶嬰小極。未能搦管作復。嗣太夫子郵訃來。畝病益劇。茶然奄臥。亦不克修

儀致賻。僅託吳伯華前輩代撰一聯奉輓。覺甚不恭。夫子固愛我者。容能原之。賤恙至七月底始稍痊可。詎意昊天不佑。禍難疊乘。突於八月初八夜。比隣失慎。回祿施災。畝於熟眼中。爲老父喚醒。倉皇失措。時火勢已將達臥室。急與內人挾兩女扶老父衝烟突火。冒後宅奪門遁命而出。所有家產財物悉付一炬。半畝我餘齋。頃成瓦礫地。天下傷心事。殆無過於斯也。火熄後。四顧無歸友。人介就自立會堂。權暫棲寄。席地爲床。搏泥作竈。焚琴煮鶴。適益悽涼。鬻畫賣文。苟圖生活。四月於茲。實爲狼狽。但自罹災難以來。心緒棼然。絕少吟咏。惟中秋後爲代表災民赴邑請賑。事歸棹泊蓮花嶼。與故友王儀等數人相遇。篷窗尊酒。把袂談懽。同人命作詩侑觴。因賦一律云。舊雨相

逢聚一船。蓮湖風景晚來妍。鱸魚酒話涼秋月。茶灶
鳧冲薄暮烟。白藕作花纔去歲。青衫落魄又今年。浮
萍身世茫茫。甚舊地重臨一惘然。次日便程逕投狹
術稅船。訪林清聽誼兄。固留不使卽返。是夕得友三
人。圍燭讌譚。卽席成詩一律。起結甚弱。中聯云。夜深。
澤國魚龍睡。風急關山發。鳥呼一斗醇醪。談主客滿
船。明月宿江湖。此遭難以來。舒意解懷之破天荒第
一次也。日昨浙江范鐵笛先生辦事之蒲江。迂途過
訪。留宿一宵。風雨聯床。綢繆臻至。因爲述壺社梗概。
范君謂知己多時。吾師喬梓亦夙所贊服。曩在溫州
地方審判廳長曹民父及荷笑拈林浮芷等處。曾閱
得吾師與少銘兄著作。以其筆墨勁練。超軼一時。眉
珥陵習公兄。近贍國學新編。又化誠竹友二君賜函。
山父子。不以爲過。方今文社駢設之多。倍蓰明末雛。

形甫具則叱咤相驚。四海腥臊羣蠅爭集。倏爾而霞。
明錦粲忽然而雨歇。雲消突現。眼前究無終局。壺社
不事標榜。務求實際。援家庭教育。推及門生小友。辦
法甚爲完善。以師擇師。以友擇友。道義以相接。文字
以相繩鉛槧。一編聲華。四極最所欽遲。云云。東南一
角。惟吾社高樹一標。聲價日起。畝不敏。與有榮焉。承
詢吳伯華前輩略歷著作。俟其臘初解組歸來。應代
吾師致意。使其自行作復也。九月中接溧陽訊。知蔣
磊明兄忽遭不祿。深爲太息。曾擬一聯以挽。聯云。懷
才未遇。與世長辭。千古江山荒草。一邱埋白骨。天上
蟾圓。塵中人去。數聲鶴缺。悲風八月起黃楊。誌悼也。
均未報復。便處乞代道歉。通信處。福鼎前岐王桐街。

自立會或仍寄前址。再本月五日內人曾舉一男，并以奉告。師弟情深，言難盡。罄霜風勁厲，惟祝爲道珍衛。

上瀛壺師書

沈世甲

壺社改卷，先後拜收，敬讀之餘，不忍釋手。具見諸師循循善誘之功，感人深矣。改卷中尤以吾師所改冬月山居雜詩四絕句，有着手成春之妙。真仙筆也。龐師代左師點定之課卷，改筆極佳。能將生格，格不吐之處，和盤托出，生抑何幸而得此良師乎。龐師改卷末有問先堂叔宿蘇公事，不忘故友，洵可風矣。先宿蘇公富經史，輿地學僅博一衿，卒年二十有四，距今已二十五年矣。頃聞家惕齋伯云龐師與先宿蘇公有金蘭之誼，稍緩時日，謹當書覆龐師，以謝垂問之。

情耳。冬季鴻雁錄已閱一過，新證社章法至善，意至美。吾師打破金錢結納之陋習，誠爲叔世僅見者也。小瀛壺仙館叢刊，聞已將罄，又有重選編詩文集之訊。名山事業，允壽千秋，豈獨一時紙貴洛陽已耶。不識出板時，吾師肯出金丹玉粒以相餉乎？倘蒙不以壺中雞犬見遺，並懇補賜遐齡集一部，學海餘波集一部，冀恩兄弟朝夕諷誦，同被仙風，頓換凡骨，愉快何如。至承垂問，尤一郎爲何許人。一郎先生少困童試，長爲人師品端學粹。母老家貧，鼎革後，曾爲徐州記室，旋以見忤，上峯拂袖歸理故業。居恒喜爲游戲，文投諸海上報，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宛有東方之風趣。今年膺丹徒郭湘泉先生之聘，課其子孫，又爲江淮日報撰述，著作甚富，惜都隨手散佚，與生爲忘年。

交歲時歸省。常相唱和以爲樂。生接奉鉤諭後。卽抵

上瀛壺師書

劉致中

書相告。一郎先生亦渴慕賢喬梓。爲當代之眉山父子。屬生先爲致意。一俟殘年解館歸來。當修守簡。以證墨緣。吾師重選新編出版後。望寄一郎先生一部。藉存文券何如。

上瀛壺師書

潘鶴仙

昨獲手諭。捧誦再三。覺老伯之愛姪深矣。一字一珠。敢不書紳銘珮。兌兄云。返而求諸本原學問。以深交際。與老伯前諭之聖門重爲己之學。亦正相同。謹誌之。以自勉焉。交人一事。姪當於真實中求之。熱鬧虛浮。非所志也。於少哥念之切。非敢以形迹求也。祈鑒諒。進賢心。如皆將假歸晤後。當以尊意示之。請勿懸念。

函贊覽。前奉較太夫子聯函收到否。題汪君譜曲圖

昨由沈習公轉下拙課若干篇。承賜筆削點鐵成金。抃躍難可言。狀中何修而得此良師乎。但吾師提倡壺社。旣爲吾輩謀進益。倘再令師耗財力。實於心有所不安。讀秋號鴻雁錄。強韓二兄書中論及社務久

遠辦法。誠得我心之所同然。中愧家產微薄。既不能

獨力擔任印資。以博同社一娛。尤不得不盡個人之分。以求無歉於忱。來春當照二君計議。奉上常年費。特不知吾師許我否也。然積腋可以成裘。撮土可以

爲山。此種感想。當亦吾師之所贊同。還有望於我諸學長。早興乎來。共維社務於綿遠。是中之所私心頌禱。而不勝惓惓之意也。今將寄來拙課。重行繕寫附

詩賜政否。統希片示。

來書

靳叔潛

奉手諭。娓娓數千言。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語。讀之令人感泣。本擬即日肅覆。而歲事匆匆。未遑握管。繼又往敵。姨丈王公石癯處賀喜。是以遷延至今。疏慢之愆。想長者當能原宥也。桑陰隨紀。潛誠愛之。然業已送罄。潛亦何敢希冀。記夏間舍表叔雪亭夫子數以鴻雁錄及社選惠贈。潛閱畢即還。并報書云。天下之物可愛者至多。必一一據爲己有。非歟。貪甚。亦愚甚也。夫物甯有聚而不散者哉。夫子觀此書。亦足見潛心跡矣。手諭教以立身之道。宜從治生着意。並勗以無貪無競。至理名言。佩折曷極。惟潛弱冠即隨家君課徒。迄今幾二十年。從未與人爭得失。同道中如石丈處。酬應數日。病勢益劇。月內即回桐明春擬閉門。

養疴。未知果能如願否。潛携手諭至豐溪。舍表叔汪翁春溪見之。謂可作古文讀。并命潛再抄數篇寄去。至性至情之文。宜其感人者深也。金君詩詞蒙吳東師盡情改削。甚好拙作古書題及夢遊太平鄉記。不知亦曾寄去否。念念。

同學書牘

致蔡少銘書

金春泉 麗生

月之十四日接奉鴻雁錄。桑陰隨紀。說文部首啓蒙。各一冊。拜讀之餘。不禁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其愉快爲何如也。弟入社將一年。雖屢得吾師賜爲可喜。而亦恆以未得足下書爲可憾。私心景仰。莫可言喻。每展大作。三復讀之。更有不能已於情者。足下具冰清之質。有閨苑之資。兼之名父良友。相爲之輔。林泉寄言。

傲詩酒。逍遙濁世塵。氣無一點相侵擾。如此幸福。豈偶然哉。可欽可羨。如弟窮鄉僻處。孤陋寡聞。縱有一二相知。如雪亭叔潛輩。而又相距或數里。或數十里。不能朝夕相切磋。况又家事紛繁。無暇讀書。年少光陰。虛擲於流水。今忽忽廿五年矣。較之足下。不大有天壤之判耶。竊思當今時勢。富貴不足以爲樂功名。不足以爲福。而其爲樂爲福。不外乎奉親讀書而已。但此不易得也。縱得之。亦不可多見。舍足下其誰乎。茲附奉懷詩一首。並柬兌。學長詩一首。詞不足取。惟道相懷之意耳。又追輓太夫子五言詩一章。第五期課及近作共數首。請呈尊翁。就其稍可取者斧正。之若一無可取。盡棄而焚之可也。臨穎依依。不盡欲

覆陳兌盦書

汪石青

河山迢隔。音訊久疎。遙憶芝輝。時殷葭溯。昨奉本社

損書。幸甚。曩俚曲略伸鄙悃。實不值一笑也。然以此
因緣。使壺中翹楚折節下交。亦復榮幸之至矣。鴻雁
錄中。弟仍有商略一事。能否另拓一欄。徵求各社友。
各述本地。如縣治沿革。風俗古蹟。名勝等。若然。則
地角天涯。雖隔千萬里。亦可作臥游觀。且本地人言
本地事。自較史籍所載爲詳。手此一編。亦增學問無
限也。先生以爲然否。脫以篇幅所限爲恨。則每期載
一處。或二三處。亦甚得也。如俯采蕘蕘。請示知。弟當
以敝處風光。貢之諸君之前矣。鴻雁冬季號。何時出
版。先覩爲快。洒邊命筆。潦草之至。幸恕之。并望爲道
自愛。

東悟樓主人書

畢壽升

東悟樓主人書

蔡少銘

嶺東壺社鴻雁錄

四七

片示悉。一一壺社倡設。倏已二載。竹師煞費經營。自
有久遠之策。社務賴足下主持一切。諒必日見刷新。
社費一層。前曾徵求同社意見。當有具體辦法。深盼
示知。本年五月。曾上一誠。嗣奉竹師復函。謂有力者
勿吝。無力者勿強。弟介於有無之間。倘有確定章程。
抑不竭棉薄。以隨諸君之後。再叢選是否。全年一印。
抑仍逐期分印。弟自四月一病。迄今纔能復元。文課
興如何。佳構諒多可示。一否。蔣君鍾海。遽登鬼籙。
英年夭折。深爲悼惜。弟擬就一聯。聯語惡劣。不敢錄
呈。尊處諒亦有訃告。天氣漸寒。百維珍衛。

連日雨簌簌。風瀟瀟。寒氣迫人殊甚。斯時斯景。正不知作何等事。見何等人。作何等感想。別是一般滋味。在汕頭未始非客中狀況。從無聊中得一卷冬季鴻雁錄。三復讀之。胸次爲開。諸前輩爲文。往往涉筆成趣。隨其興會。而出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無此見解。

無此高超。欽企何極。汪君詞曲如林巒。聳障層出不窮。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諸學友佳篇都從蠶叢見邱壑。開闢新鮮。令人自遠。至若老弟少年隱者。傳足覘其志趣懷抱。及其身世厯落。筆墨迴翔。意氣盤礴。未可爲尋數行墨者道也。惟才人能作才語。惟高人能作高語。惟聰明人能作聰明語。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咤叱嗚咽。使人辟易。讀是錄。忽而裂眦。忽而皺眉。忽而轉愁爲喜。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件收到。昨日寄上冬季鴻雁錄。諒接。天寒厚自珍衛。欣然久之。因綴數行。告我知己。老弟其有以發之。抄不一一。

道家鍊形將成三花聚頂。產嬰兒而冲舉吾管城子枯澀无花。惟誕育嬰兒則其能事向所產者詩之兒九詞之兒一散曲及院本之兒各二。今又居然生子矣。顧此等小兒均在襁褓未成立也。今且小作結束而盡以汝曹兄弟託之壺公。吾爲汝曹馨香祝之。

(石青)

惟高人能作高語。惟聰明人能作聰明語。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咤叱嗚咽。使人辟易。讀是錄。忽而裂眦。忽而皺眉。忽而轉愁爲喜。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文

苑

郭公晴嵐傳

左學昌

東粵有隱君子曰郭晴嵐。諱克曠。海陽人。爲人質直。好義。仁孝性成。富於才幹。幼時貧困。九歲學於里中。十三歲卽因貧輟學。十五歲授徒以養其祖母與母。其後以膳羞不給。至廿七歲。卽改業行商於新加坡。適有陳君旭儀者。商於該地。奇其才。聘掌記室。久而見其持身整飭。辦事敏給。卽請爲經理。連任八載。商業蒸蒸。聲名鵲起。陳君有子名波者。與公爲莫逆交。乃私語公曰。人貴自立。吾觀子英姿瑰瑋。少嗜欲勤職事。殆非依人作嫁之人。曷不獨創基業。以大展其才乎。公頗動焉。乃勉辭而出。與族某兄弟二人合資設肆於該地數年。而所獲不貲。旣而祖母棄養。公念祖母一生苦節。驟爾捐塵。一慟幾絕。遂遍急奔喪守制一載。不料該族某任情揮霍。將肆資虧耗殆盡。肆庭處理公聞其如此也。卽至該處親往法庭保釋出獄。其輕視資財。篤於族誼如此。自經此創痛。公乃另往山打根別創商肆焉。其後公因經營商業。旅至湖南。途遇一女子。因往校肄業。被人所迷。船至江邊。售者適至。女覺啼號。公見之。不平斥退奸邪。卒使歸里。

其義憤填膺救人急難又如此不幸以民國八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四。祖諱廷謙妣吳氏清旌表節孝考諱錫美妣李氏妻余氏妾王氏鄭氏陳氏子四宣字佩俠王氏出騫宋家均幼陳氏出女四王氏出公幼即英異五歲時卽能識數千字有神童之譽。一日其祖母挈之往廟中祀神有賣荔枝者聞公之夙慧也戲曰官子識字甚多如能誦書數篇者余當以所有荔枝獎之公笑曰諾其人即向隣近借書一冊公琅琅朗誦一連數篇其人駭詫贊嘆傾所有以去年十四歲曾祖父墓塋爲族中豪富某甲侵佔時

公父錫美公方商於外鬱鬱不得志音書幾絕家中婦孺無力與爭公不勝憤恨欲與甲交涉爲祖母與母所阻乃於黑夜與族兄某密往該地鋤毀之時風

雪紛紛正臘月之某日也公知某甲必且搆訟乃即投狀自首洋洋灑灑詞旨詳明縣宰以公年未弱冠疑非己作乃給紙筆令寫如原狀公握管即書首尾不誤一字縣宰乃嘆詫責甲無理而轉慰公因謂公曰以子聰敏才質取青紫當如拾芥何不一試耶公笑而辭曰承長官明訓敢不自勉惟自慚鴛鈍恐難副雅望且宦海風波政途荆棘生亦不顧廁身其中將來祇願以一己天能博蠅頭微利不墜祖先之聲名幸矣功名事非所願也縣宰乃嘆服而禮送公歸焉

左學昌曰昔范蠡浮雲富貴扁舟五湖三致千金再聚再散今觀公之不慕榮華獨營商業一試其技即獲巨貲一旦被虧即棄之不惜其與少伯何異哉至

其篤於倫紀。仁孝性成而少伯無聞焉。則又過於少。
伯多多矣。公子佩俠。往年在香港文學研究社。厥後
在嶺東壺社。從余學文。郵筒往返者數載。其人天姿
英敏。慷慨好義。爲文奇氣噴薄。卓有父風。詩曰君子。
有穀。貽孫子。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用是卜公。
之。貽謀遠矣。

子聲濤續娶陳結婚訓詞

朱遜叟

主婦人鹽溪遜叟。誥新婚者。子若婦曰。爾夫婦均讀
書十年以外。於乾剛坤柔配合之道。夫義婦順。確守
之型。宜無不諷誦而知之矣。余今之重有云云者。祇
以結婚之初。當思夫婦成家之則。爲百年好合之基。
也。於傳有之曰。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故周南桃
夭之篇。一則曰宜其家人。再則曰宜其室家。女子謂

嫁曰歸。嫁字从女从家。良有以也。成家之則。莫要於
勤儉。古賢夫婦相警戒之辭。首云。女曰雞鳴。士曰昧
旦。夫婦相勗以早起。不言勤而勤。自可知。繼之曰。將
翔將翔。弋鳧與雁。夫婦自力以助養。不言儉而儉。自
可知。終則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夫婦克勤克儉。
早夜盡職。和樂以成其家。靜好二字。盡之矣。且勤儉
也者。非惟家之盛衰。係於此而體之強弱。亦在於斯。
試觀社會上林林總總之人。其勤而樸者。無不身強
而氣盛。其奢而惰者。無不體萎而嗣衰。吾思之。吾重
思之所以效古者。施衿結缡之訓。爲汝夫婦告也。抑
有進者。近世新嫁家。動言男女平權。權之爲物。爭端。
也。男女而成爲夫婦。但有和與樂無權之可言。至夫
婦論權。而夫婦之道苦矣。剛與柔。有交濟之道。義與

順○有○各○守○之○分○言○權○不○如○其○言○道○也○言○權○不○如○其○言○分○也○汝○夫○婦○其○勉○而○思○之○勿○令○梁○鴻○孟○光○專○美○於○前○也○

萍瀾草堂圖序

朱遜叟

萍瀾二字之聯屬意曠而語新。古今詩文名家少有見者。有之。自合肥詩人王子雪亭始。王子以此二字名其草堂而圖之。思深哉。或謂王子之萍瀾其草堂者。以寄身世之慨也似也。而未盡也。吾思之。萍浮物

爲叙。

王雪亭萍瀾草堂圖序

龐馨吾友蘭

也。昌黎有云。水盛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不浮將沉。浮者非浮泛之謂。是聖人不凝滯而與世推移之妙用也。瀾動象也。惟聖人動而無動心。如止水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叔度千頃之波。亦動者機乎。抑有進者。吾觀

世界大地圖。自南極至於北極。浩乎洋洋。莫測其涯涘。所謂五大洲者。僅如荷葉之浮水面。其羣島洲嶼。不知紀極。而其點點。於烟波滅沒間者。皆萍類也。大哉宇宙之間。其皆可作萍瀾觀乎。王子草堂之名。其觀於此而有會者乎。王子草堂之圖。其悟於斯而有作者乎。王子能詩。其寄託於草堂歌謡中者。必皆有曠觀之趣。浩蕩之機。而未可以區區聲偶盡之也。是爲叙。

爲之耶。吾固終無所謂造物者也。謂自然而然。則古今事物其最初誰非有爲之計畫爲之模形者而後有有之一日耶。吾又終信有所謂造物者也。合肥王先生雪亭文學家也。自千數百里外函索序其所謂萍瀾草堂圖者。問雪亭之人則以一儒冠側身天地間。且無地安有堂。本無堂安施名觀雪亭之圖。則居然有一草堂。望而知名萍瀾。讀雪亭自爲萍瀾草堂圖說。則方之陶處士之桃源戴南山之意園。謂有耶。安在也。謂無耶。則古今人不能謂陶無桃源戴無意園。又誰能謂雪亭無萍瀾草堂也。妙哉乎雪亭也。方將與造物者遊矣。夫雪亭固自明言圖上草堂也。然以雪亭之才。何難實有此草堂。惟實有此草堂。亦然。有有之一日耶。吾又終信有所謂造物者也。合肥王先生雪亭文學家也。自千數百里外函索序其所謂萍瀾草堂圖者。問雪亭之人則以一儒冠側身天地間。且無地安有堂。本無堂安施名觀雪亭之圖。則居然有一草堂。望而知名萍瀾。讀雪亭自爲萍瀾草堂

即使迄無此草堂。亦於雪亭無所損也。雪亭名下固自完全。有此草堂也。且夫天地間何者爲有何者。爲無哉。天地也。山川也。皆大物不可謂無也。而高岸有也。而深谷有也。陵天地有時。溟渤則又不可謂有也。海市也。蜃樓也。泡影也。夢幻也。皆空虛也。不可謂有也。而須臾之色相昭昭在目。俄頃之形似明明過眼。則又不可謂無也。蓋天地萬物。自其最後而觀之。則無有非無。自其當時而觀之。則無無非有。然則必指有者爲有耶。數十百年後。今茲現有之。連闕洞房。高台廣廈。必皆鞠爲茂草也。安在其有也。必指無者爲非有耶。則今日今世。固兀然有一雪亭。雪亭確然有一圖圖之上。卓然有草堂。草堂隱然名萍瀾環此堂者。有山有水。有魚鳥花竹。題此圖者。有文有記。

有說。有詩詞。歌曲無一非實者也。方且震駭乎一世。人之耳目。何遽不若一霎時之海市蜃樓。泡影夢幻也。安在其無也。是堂也。雪亭經營之。以意匠建築之。以神工大浸稽天。而不能溺。大旱燉金石。而不能熱。烈風雷雨。不得而震撼。強權暴客。不得而攫奪。可以賞心。可以怡情。可以爲己身安宅。可以遺子孫保存。可以動當代。暨後世。騷人墨客。逸興豪情。爲之歌吟。咏嘆。而不能置。吾見世界。一日有斯文。卽一日有斯叟者。一弟視主人。一兄視主人。主人詩文交進。而道圖亦即一日有萍瀾草堂。有有萍瀾草堂之王雪亭也。妙哉乎雪亭也。方將與造物者遊矣。是爲序。

萍瀾草堂圖序

瀛壺主人

余築衍南草堂。閱三十寒暑矣。壬辰一夢諸葛先生衍爲傳奇。以記之。甲子從文字因中。一識王子雪亭。

乙丑始隸吾詩弟子籍。丙寅春。王子以萍瀾草堂圖見寄。蓋倣戴南山意園之義而作也。夫王子與主人目中無之。則實仍虛也。王子之草堂虛。主人目中有之。主人意中並有之。則虛仍實也。主人託草堂以夢王子。託草堂以圖。又無實而非虛。無虛而非實也。先我而序王子草堂者。爲鹽溪朱遜叟。阜甯龐馨叟。二叟者。一弟視主人。一兄視主人。主人詩文交進。而道義交者也。王子師事主人。因識二叟。其於二叟亦弟子列也。朱叟文實龐叟文奇。主人無能埒。然而主人能實朱叟之實者。先王子而有草堂也。主人能奇龐叟之奇者。王子以圖奇。主人更以夢奇也。主人常在客。是萍之屬也。主人爲文。滔滔其來。是瀾之屬也。王

子之有是草堂。不啻合主人身世文章撮而影之宜乎。緣之合也。宜乎。並主人之友而亦緣之合也。王子以萍瀾之無定。寓寄之無定。而草堂以名。主人以萍瀾之聚散無定。悟人生交遊之離合。亦聚散無定而序。草堂之意。以始王子因主人而與兩叟合。主人因序。王子此圖而復使兩叟與王子並主人合而四焉。萍乎。瀾乎。草堂圖乎。不問其孰虛而孰實也。吾序之。以爲緣之至也。主人方夢草堂。復序草堂更略。王子作圖之意。而獨詳作序者之人之交誼。以貺王子。蓋非是無以實。吾序非如是以實。吾序無能出其奇。以與二叟。埒因書其意而歸之。是爲序。

蟄廬序

瀛壺主人

六合而戶牖之八荒。而庭除之萬籟。而賓客之天地。

可廬也。廬其中者。檐間挂星斗。脚底走風雷。指下彈壓山川。胸中吐納江海。是並囊天地於一廬。非第以一廬寄天地也。主人蟠伏此廬。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悠悠然與天地相終始。遑知夫天地之間何人。何物。何世。何代。何今。何古。何爾。何我。何者。爲治亂。何者。爲顯晦。何者。爲出處哉。而不意廬主人之廬。以爲廬者。有蟄廬焉。蟄廬主人。其廬天地之心。與主人同心。不同。未可知。然而此廬之在人境。人境不爲隘。天地亦不爲大也。夫龍之潛也。雲雷不爲用。風波不爲憾。世界不爲驅。主人以蟄廬。主人亦龍也。龍能變化。能大。能小。能出能沒。其潛其見。天地不得而拘管之。天地之外。天地並退處。無權焉。是蟄廬主人者。天地。

間之神物而神物於天地間意正與主人同主人知蟄廬主人固不以蟄廬固而特以蟄廬託故於蟄之意從略於主人所以廬之之意特詳夫蟄廬其偶焉者也嶺東瀛壺主人序

小圃序爲吳譽伯先生作

瀛壺主人

圃於天地之間者生生不已之人之物之無窮盡天地一大圃也天地司其權以爲人圃天地並寄其權於人以爲物圃於是爲蔬爲果爲草爲木爲花爲竹生生不已於天地間者物亦遂圃於人人推天地廣生大生之意以及物人不爲小天地不爲大也蔡子曩築小園生意滿胸間吳子廢伯復記小圃胸間滿生意未始不與主人同未始不與天地廣生大生之意同故語其大則蚩蚩者悉蒼生之待澤語其小

則芸芸者何獨非羣生之託庇乎然則圃於天地之間圃不爲大圃於吳子之圃不爲小矣吳子詩而仙者也則瑤圃視之吳子文爲富者也則藝圃視之吳子老而閒閒而喜結客則以之爲樂圃以之爲談圃是又別爲一圃於天地之間雖老於圃者不如焉今即就圃論圃時而春也可以剪夜雨之韭時而秋也可見夢故鄉之莼時而夏時而冬也瓜茄可摘以供饌芥菔可資以入饌天地不塵其生以貺吳子吳子圃中不塵其生以副天地雖小不小矣夫吳子以廣生大生爲心者也心天地之心以爲心天地間之物亦遂生生不已於其中而吳子且包羅萬有於一圃是吳子之圃一小天地也嗟乎天地閉賢人隱獨吳子也哉吳子固生生不已中有數人物之一託於小圃

時爲之也。非吳子爲之也。知蔡子者吳子。蔡子或未
遂足以知吳子。僅僅發其意於小圃以歸之。不知蔡
子於生生不已之人物中。又將作何位置也。噫嘻。

序王鳴遷先生詩集

瀛壺主人

皖北王子鳴遷。詩人也。亦性情人也。先君子之歿。四
千里外致輓唁。至性所發也。輓聯中自託兄弟交。不
以外。蔡子尤至情所發也。識蔡子以集不以名。并不
問面。不面有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之意。贈之以詩一
一皆性情語。夫性情中人。其伯仲於古詩人間。殆不
爲過。蔡子讀其詩。知其人。因索觀其集。瞿然曰。此一
卷。性情詩也。詩本性情。歎觀止矣。蔡子居親喪。讀竟
而歸之。未及爲之序。王子亦以蔡子爲性情中人。謂
捨此無知吾詩者。不得序。不刊行。夫聲音之道。性情。

通焉。性情之地。聲氣應焉。同我性情者。蔡子方求之。
茫茫宇內。冀有一合。王子於蔡子。乃獨於性情中相
吻合。以如是感。以如是召。而蔡子之序日成。序詩乎。
序人也。序性情也。詩中有人。詩中有性情。則序性情。
也。序人也。皆以爲詩序也。王子今之詩人。序詩人之
詩。蔡子或亦附於詩人之列歟。是未可知也。夫王子
與蔡子。屬於以詩人張我生已夫。是尤不勝發無窮。
之感矣。

吳君澤庵遺集叙

戴貞素

結社聯吟。倚樓得句。奚囊掇拾。萃以成帙。情緒之所
牽。尤心血之所寄也。文人結習。自昔未忘。而世顧輕。
之矣。噫嘻。王裴唱和。皮陸鬪韵。清詞逸句。自在人間。
又何必爲俗子之所重哉。揭陽吳君澤庵天性能詩。

讀悟樓主人少年隱者傳題後 蔡少銘

與乃兄雨三先生同爲時流所推許。二陸清名遍於大江南北。君居恆喜講國學。工畫山水梅花。振鐸江瀆。後生翕附。余旣同助壺社。得常誦君之詩文。藻清新襟懷磊落。宋雅唐音。的於字裏行間見之。乃者去歲社長壺公寓書告余。君忽以疾謝世。年止四十有二。鮑思庾感。轉瞬古人。惜逝憐才。意念交集。擬序君之詩而未果也。今雨三先生將梓其全集。集中以詩爲多。屬郵促踐前言。余謂世變日亟。士多汙其行。以誕功名。而先生乃能遺世獨立。料理其脊令之著作。以存其真。讀澤庵之詩。有所謂我兄恩愛如慈母。只知有弟不有身。冒暑往還輕百里。登樓日夕近千巡者。先生之意。蓋可以感矣。嗟夫。斯文未墜。士衡猶存。余即以此言質之。

古之隱者。棄人事。屏交遊。捐墳墓。入林莽。與煙霞爲友。與松石爲朋。其性未易偶。其氣未易降。彼其邈然天外。有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及其終也。山林疏放以沒其齒。若少年隱者。非以隱終。殆將以隱託也。夫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鼈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遇。必與駒駘同檮。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蓋時未值。雖龍不得升驥。不得展。士不得顯也。噫。世亂而士以隱。世治而士以顯。亦猶夫龍之潛。驥之伏。其潛也。非潛也。其伏也。非伏也。待其時。伺其機。翳可顯。潛可升。伏可展。翳也。潛也。伏也。皆託也。皆有所待也。世或不察。以龍之潛爲潛。驥之伏爲伏。士之翳爲翳。不知神龍行空。煙雲變化。驥驥騰足。千

里驅馳隱士出焉。世或爲治彼少年隱者蓋有所待。因有所託也。侍齋主人讀是傳願如隱者託隱以顯。

詩苑

錢塘李曾廉博亭先生爲其節母徵寒鐙課子

當年淒欲絕繪到此圖淚應垂我披此圖亦酸鼻個

圖詩適值先慈八十冥壽日歌此應之

中况味早深知我父棄儒貧服買我母操勤針夜持

龐馨吾

檠短鐙昏課我讀嚴寒每逾三更時棉衣不暖爐火

嚴霜壓屋屋欲欹萬籟沉寂風淒其一鐙如豆半明滅母縫子讀兩悽悲子已無父失所恃母不課讀更

熄齒戰股栗腹中飢當面督責背面泣但覺語聲斷且卑此時情景道不得母難爲母兒難兒如今棄養已七稔圖來正逢八旬期人間冥壽不是壽欲養不待空哀思長言不足又嗟嘆悲從中來成此詩藉問二十載男婚女嫁完其慈子多材藝克繼志年甫逾

冠官京師苦盡方憩憩未久母年四八遽長辭回首

錢塘李孝子是否兩情無參差

朱子九日登天湖詩韻

朱遜叟

中秋日作詩壽遜叟叟有句爲答次韻奉酬

紫陽考道宋南時。萬古儒宗識所歸。九日登高携勝。

侶七言流詠攬清暉。湖山佳客歡樽酒。伊洛真傳念。
躰衣堪嘆人生幾重。九干戈未息運衰微。

杜少陵九日籃田莊詩韻

朱遜叟

人生樂事自心寬。令節無徒自可歡。瀛海兒還團骨。

肉學海外歸來蕭齋客。去任衣冠東籬。訊菊猶初蕊。北
隴收棉未薄寒。七十行年天與健。茱萸在手不須看。

次和武進蘭言社吳劍門韻

朱遜叟

郵輓穆虛世伯并慰竹銘孝思 張樹屏

老去延陵意洒然。拜蘇師李兩俱仙。

吳君有拜蘇師李圖悠。短

策豪馳馬岌岌峨冠薄珥。蟬千里雲山投縞集。
員五百人社蘭言一廬風雨抱琴眠。於今詩社關名教。大雅淪。

亡孰存肩。

我正牢騷欲碎琴。爲君短歎復長吟。時榮秋水蒹葭。

眼中今復見斯人。不許盈顛白髮新。揀取月圓花好。
節要留草勁歲寒。身夢魂每動悠悠。思詩句時懷盍。
益春願寶大丹逾百歲。應教四海識鬢秦。

附函云此詩秦字稍難押易落窠臼。秦淮海有
鬢秦之稱以方遜叟頗肖否。叟復函云恐秦鬢
未必如我之白一笑 選叟附識

想同抱春暉。寸草心曲有蒿歌。殊悱惻。身如萍泛任浮沉。百年誰有親。常在敢託飛鴻遞遠音。

寄方聿懷

王逸

浮雲無定踪。離合隨風轉。與君知以心相見。各恨晚。

相離每苦長。相聚每苦短。秋風慰相思。吹送萍踪返。晨夕共招尋。園蔬佐酒璵。新詩互評論。古道相勤勉。飢寒苦驅人。別君向孤館。雲飛忽西東。離心與之遠。朔風凋衆木。梅綻南枝滿。持此共歲寒。努力加餐飯。

自警

王逸

孤松倚絕谷。偃蹇封冰雪。豈無春風情。貞此歲寒節。蓬蒿俯其上。青青媚陽澤。托根非不高。轉眼秋風烈。不待樵斧尋。飄零根株絕。寄言山中人。二者將焉擇。

久不得家中信

王逸

送別柴門外。叮嚀囑寄書。如何兩月久。竟爾一函無。豈謂歸期近。遂教問訊疏。朝朝盼飛雁。獨立渺愁余。陶靖節卒後千五百年紀念作應武進陳蘆園之徵
我不生淵明之世。一千五百年中原似優尋戈鋌。我處淵明以後。一千五百年依然大陸迷烽煙。古往今來。一戰局不如高蹈游林泉。五斗之粟何足戀。飄然長揖歸園田。樽有酒。琴無絃。北窗高臥仙乎仙。嗟哉。世人役名利。日罹憂患。相熬煎。貴埒金張富崇愷。至今纍纍成荒阡。先生之高不可及。超然氣節摩雲天。不知有漢及魏晉。桃源一記增流連。忘懷得失。自終古直欲傲睨子陵前。我爇瓣香獨崇拜。清微淡遠宗。

張蟄公

再疊前韵答秉彝

張蟄公

鉸彈休嘆食無魚。滿腹空藏萬卷書。舊雨何時開蔣徑。秋風無恙臥焦廬。放歌慣擲淋漓筆。歸隱聊乘薄笨車。我恨秦淮江水隔。茂陵空憶馬相如。

秋杪懷秉彝社兄秣陵

張蟄公

涼秋風信遞江南。我愛清談殷仲堪。天遣桑榆留晚景。詩成橄欖釀餘甘。琴尊跌宕香山社。筆墨叢殘老學菴。何日巾裾重把晤。好從虎阜恣幽探。

寄懷瀛壺居士四章

丁匏存訥

曠若三秋隔。慳投一紙書。早梅有消息。近狀問何如。兒與聞詩禮。孫能奉起居。故人還索我。况味是枯魚。小閣侵雲起。奇懷引劍長。星辰窺几席。江海借文章。老矣仍初服。時哉逝降霜。舊交零落盡。碩果數靈光。

次均和閑閑山人家宴賞菊詩 金鞠逸
霜風動地來。催放清秋鞠。瀛壺報我書。高莊宏化育。
幽人隱海隅。地占琅環福。結廬傍溪山。蒔花環滿屋。
酒愛花下斟。書愛花間讀。家宴慶團圓。雅淡天機足。
花閑客亦閑。插帽聯翩樂。東籬亘長城。酣吟震海嶽。

拔轡復立轡。撻鼓忙更僕。一一勅交綏。軍符儼在握。
長纓雜佩帶曳步。笑矮跼蹄馬鬣散。繢紛鶴舞騰芬馥。
赭赤爛朝霞。金碧炫銀燭。臨水復登山。黃冠而草服。
列陣如雲屯。合圍成比族。將令撼風雷。凱歌鏘珠玉。

盟。歃。重。槃。敦。和。會。湛。恩。渥。晚。節。挺。孤。芳。凡。卉。盡。荒。秃。

寄懷兌。廣學長代柬

金麗生。春泉

歡言萃。羣英。疊嶂花錦簇。即此抵桃源。棲遲得所託。
雞犬亦飛昇。烟雲供遐矚。寒蓄綴明璫。采采動盈掬。

嶺東自古多英俊。儒雅風流正少年。試問瀛壺諸子弟。
謾言戎馬倥偬際。手著文章足自娛。千里關山勞遠子。

春風若個佔君先。

乾坤繡幄開。毋乃爭劫局。叢莽雜荒榛。貪婪各逞欲。
本撥枝葉害神州。憂沉陸列強。伺眈眈嚴乎十手目。

謾言戎馬倥偬際。手著文章足自娛。千里關山勞遠夢。課餘肯寄一書無。

花嶼。自古今天外。秦雲蠶。

呈瀛壺夫子

馬英權園

再占閑閑山莊賞菊兩韵以見意 金鞠逸

蒼然秋色浩無涯。黃菊東離晚看花。詩酒豪情寒隱宅。神仙眷屬故侯家。紗籠苔壁奇峯幻簾捲。霜風夕照斜。第一閑閑塵外客。開樽聊復話桑麻。

嶺南一輪月皎皎。粲九州江左一潭水盈盈。映南嶧。清淺因月明。涵光耀斗牛。月意一何厚。月情一何稠。何以酬知己。釀酒爲解愁。何以固交契。此心可千秋。願隨月同潔。不與汚合流。天地長不老。水月共悠悠。

有客題詩在上頭。寒香縹渺入吟謳。清懷磊落爭高節。瘦骨嶙峋傲俗儔。千里月明如有約。三生福慧幾曾修。莫嫌老圃空煙冷。除却黃花不算秋。

秋夜

汪璣芝女士

清音隔院一凝神。笛裏梅花古。春好月入懷。明似鏡。西風吹瘦鏡中人。

嶺東壺社鴻雁錄

六四

題石菁師換巢記傳奇

汪瑞芝

瀟洒居閒小洞天。搓酥摘粉寫雲牋。喉中骨哽胸中
撼。拍入紅牙細細傳。

妙手支撑費幾年。弱魂險折雨風前。折原作斷若非鸞鳳巢能換。誰補昏冥一片天。

仲冬晦日訪粥叟遯庸丈於里第卒成鹽溪二

叟歌貢呈一粲

高吹萬

高君吹萬見訪敝廬書贈七古一篇次韻却寄

朱遜叟

鹽溪畔兩詩叟。佳句清圓傳萬口。人稱蘇家好兄。

弟邇齡碩德世無偶。相契不才逾廿年。文章昔昔譽我賢。郵書往來無虛月。詩筒熟習情彌虔。豈知晤面殊不易。百里遙莫之。致孤舟搖兀及二日。纔許造門相見始。一叟手抱寒鑪迎。籠頭破帽吟聲鏗。一叟童顏鬚而清。領瑟撫斷知幾莖。握手大笑翦燈檠。羹溫

酒餉我肝膽傾。我生交游遍海內。情懷無逾二叟善。今秋有約就菊華。屢以事牽不克踐。方今羣盜方弄嬉。鄭鄉畢竟多曠夷。天高雲淡霜清奇。猶餘我輩酸寒癡。高吟大句放厥詞。白頭花萼神怡怡。願舉二叟作之師。普救海內同仁慈。用息干戈返揖熙。我詩敢告黃巾知。

堆案十二集。朽木仙露霑金莖。相思廿載倚短檠。快哉。一朝懷抱傾。悵塞豈足置。度內君自冲襟能好善。漫勞車馬駐江干。用句有約黃華遲。早踐九月來吹萬本約

河山錦繡羣狼嬉。司空見慣心太夷。興來一吐胸中

奇。有酒不飲君甯吹萬飲甚少多君貺我瓊瑤詞口角。詫把我勾回。太不情畢竟人間勝。天上何嘗佛笑與。仙迎年年長對當頭月。漫遣浮雲淬太清。

流沫心神怡。莫論王佐與帝師。但須長年荷蒼慈。春

瀛壺主人題高隱岑八丈所藏梁文忠遺墨卷子

臺携手登熙熙別情搖曳寒燈知。

吳君定自閩省寄來輓聯述前數年報上讀

我題武侯祠詩拳結至今聞歸道山以此相

弔嘻君誤矣主人固無恙也詩以調之

瀛壺主人

識得青邱真巨眼。平生風義我獨欽。楸庭明月宵宵。

我似頑仙無管束。早憑道力鎮羣魔。海山有夢歸還

滿留照臨分一寸心。卷中留題臨分珍重四字

早風月收功晚轉多。一謫已嫌天孟浪。百年且任劫。

和答鈞溪族兄七十自壽元字兼以奉壽

瀛壺主人

儻樂園譜曲圖題詞

朱遜叟

別來重與說經過。襟抱相披較若何。羅綺無恩憐。我老江湖有夢比君多。得完太璞原僥倖。一鎖名輕便折磨。今日嗔癡都不着。駐顏未覺鬢毛皤。

我才天已不加憐。權補蹉跎到百年。無恙湖山供跌

前題

汪瓊芝女士

宕有情文字亦因緣。多君住世神仙壽幾輩。登場傀儡牽吟到稀齡。詩四首梅花香滿得春先。

從此逍遙自在身。肯將襟袖撲沙塵。我爲兄弟同稱健家。付兒孫不說貧。

沈密雅

沈密雅

詩草爭投來勝友。萱花如笑奉

哭沈太侔祠部

沈密雅

慈親平生喜話天倫樂。羨煞萊衣戲綵人。

沈密雅

沈密雅

真覺吾生命在天歸來只辦買山錢。清談不數東西。

沈密雅

沈密雅

晉異算先叨大小年。南斗一星供手摘。揚州十萬待

沈密雅

沈密雅

腰纏濠梁便抵渝鄉住。好叩蒙莊識性詮。

沈密雅

沈密雅

朔雲南雁望迢迢。忍向天涯賦大招。風雪袁安憐老

沈密雅

沈密雅

病江關。庾信苦蕭條。酒邊吹劍愁。何限地下傳詞路。

沈密雅

沈密雅

更遙世難旅魂。歸得否。五羊城外月如潮。

韓爲夜泊

王鐵珊

輕雲帶雨釀春陰。艤艇荒江暝色沉。燈影暗搖殘醉。
夢灘聲遙碎急。歸心山攬虎患無奇。政闈度鷄鳴有
罰。金藏拙久拚焚筆硯。新詩要耐夜寒吟。

鄂渚留別

王鐵珊

梅花和李家恒學姊

郭瑞珊

大隄斜日柳毵毵。折贈行人酒半酣。多謝庾樓好風
月。蘊鱸有約過江南。

鶠鵠洲形補正平

王鐵珊

聞向孤山認舊村。冰肌玉骨共銷魂。脩成清福詩矜
寵。賞到寒香酒試溫。七字風懷人寫照。一天雪意月
侵門。煩君爲報春消息。鐵笛江城月有痕。

操險景升僞先生。夏口來尸名黃祖。殺誤薦孔融。哀
鸚鵡呼洲起。狐狸穴塚頽。麟非不祥物。亂世忌多才。

得瀛壺賜書肅復後詩以勝函

張海帆

隴頭斜挂一枝枝。庾嶺春回爨夢思。不向東風誇艷
色。要鑿殘雪入新詩。笑人仰面花偏傲。只我低頭俗
未宜。好是黃昏新月上。冰心一點有君知。

特刊頒到恰年終。又辱書來自嶺東草就黃庭迎旭。

秋夜宿焦山

戴驥磐

日展從白屋。領春風。深山窮谷空餘我。圓嶠方壺盡
屬公。六十三齡同健在。仙凡畢竟不相同。

孤抱峻嶒倦倚樓。關山鐵篋夜橫秋。鏗鏘有賦不能
讀涼夢江聲飛上游。

金陵道中逢寒食

寶車怒叱馬如龍。一指金鞭塵海空。多少藏烟潑火雨。一齊吹出秣陵風。

過石狼河夏女士墓

楓林斜抱石狼河。應有青燐此夜過。天許幽蘭垂露滿。當時淚眼已無多。

泊千石口

春明賸夢痕。

維舟千石口。斜日對楓林。山色橫吳域。潮聲盪客心。
荒村明古渡。漁網挂秋陰。不覺重雲暗。蘆花前浦深。

由龍潭赴石家崗

疊三記得璽詩過夜半。常將顧曲佐清談。

清風舉衣袂。携杖入雲山。泉響心逾靜。天高路可攀。
農人荷鋤去。驢背負薪還。野樹臨崗合。春深自閉關。

龍潭曉望

院本親書付阿誰。解人索得玉霜簃。商量筆債江東集。辜負歌筵漢老詞。（用李漢老漢宮春事）閒考舊聞頻補綴。重披遺墨一漣漪。史家倘續伶官傳。珍

旭日下長薄。輕烟渺絕垠。山光臨曉潤。柳色渡江新。
潭古蛟龍氣。花芳吳越春。前朝宮殿近。往事問遺民。

鞠部叢談校補題辭卽呈釋戡兄宗子威

舊事光宣不忍論。翻添掌故到梨園。滄桑換世看人海。闔閭排雲泣帝闈。賓退頻教隨筆錄。（庾公有賓退隨筆）年來却喜有詩存。聽歌貰酒生平慣。回首春明賸夢痕。

重茲編好護持

小李將軍有賞音。一編鉛槧故人心。諳談天寶黃繙綽畫苑宣和翟院深。歌舞樓臺宜縱酒。汎寥天地獨橫琴。欲將詞客重呼起。莽莽西山不可尋。（瘦公葬

西山）

得竹銘兄書詩以奉答

宗子威

一緘飛過海南來。溫語如親讀。幾回嶺嶠有人猶笠屐。瀛壺小住即蓮萊。書因山疊偏勤檢。花爲春寒不肯開。清福讓君都占盡。能詩畢竟異麤才。人間猶有小行窩。坐看堂堂歲月過。滿地江湖行不。得等身著作積應多。每從吟社商詩料。偶借奇書遣。睡魔笑煞京華憔悴語。何如隨處發高歌。

書醉樵詞長札尾

瀛壺主人

轉眼風雲變古今。鷄鳴一什費沉吟。夢從湖海論交易。感對文章寄意深。語燕啼鶯三月暮。高山流水兩人心。欲隨笠澤歌招隱。渺渺煙波底處尋。

書鞠吟丈札尾

瀛壺主人

陸沉何事不堪哀。且掬愁腸付酒杯。有句便當呈佛去。壯游真欲挾仙來。夢中歲月無非客。亂後文章不

算才領取堯天安樂意。新詩纔就報花開。

習公詞長寄示登北固山之作次韵奉和

潘蘭史

亦宗門正法眼藏也

笑拈

第一江山第一樓。南徐風物筆端收。焦先巖穴宜招隱。

李白文章易解愁。天下幾人能縱飲。水邊無笛不成秋。烽烟屢警閒遊客。有恨應憐鑄六州。

極鍛煉語而以不經意出之非作家不能後半

彌佳洵名唱也。書法得鋪毫訣氣骨高厚艸艸語誰家天子竟無愁。鳳臺眺遠三山壯。雁陣橫空六代秋。漫把興亡論故事。於今何處帝王州。

愁字頗不易押無愁莫愁誰不解用用來難得

片楮拱璧同珍

符笑拈

如此自然合拍五六擰得住七八掃得盡感慨

釋山橋

系之矣

笑拈

和沈子習公偕友曉登北固山原字

回望燈光尚在樓。滿天烟霧曉纔收。杆鐘催日隨人上。狼石埋雲惹客愁。題額蕭梁無一字。圍棋謝傅獨

千秋初明莫戀山。多景聞有安車下潤州。

曉拂風光北顧樓。江山無恙一囊收。眼中人老能爲

蔡瀛壺

賦胸次。天空不挂愁。大笑金焦拳兩點。平分吳楚界。
千秋未須更奪蕭梁席。老盡名心。險九州。

福天上。多年不寄愁。六代奇觀三楚盡。一聲長嘯五湖秋。
夢遊昨夜過京口。指數東南最大州。

和沈習公學兄偕友曉登北固山元玉

亦殊雅令

蔡少銘

占斷江山第一樓。曉來佳氣望全收。
人間何地方。稱

此次徵詩符公笑拈所取只五六十家得評僅此五卷餘卷無評語習公附

詞苑

貂裘換酒

程筠甫

丙寅月當頭夕消寒第一集曉墅值課拈蘇
文忠詞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句分韻
是夕大風雨竟不見月
孤負當頭月恨天邊浮雲遮住芙蓉城
闕雨細風斜

寒料峭吹瘦一庭香雪更莫問陰晴圓缺難得吾儕
吟興健恁生涯且向閒中覓拚一醉永今夕從前
龍事鐙前說恨天台仙蹤已渺那堪追憶南北風雲
多變幻歷盡幾番塵劫又到了消寒時節觴詠喜招
今雨至訂鷗盟同是天涯客清話久破岑寂

嶺東壺社鴻雁錄

七一

臺城路次張叔怡元韻

張 祖

滄桑彈指風雲急。豪情肯歎輕。負倚馬裁詩。雕龍角。
技老去吟懷重。逗低徊。最久誦古調。新聲菊肥人瘦。
學步邯鄲小巫慚愧。抗顏走。高吟露薇鹽袖。歎輕。

裘綏帶儒將。無偶玉壘防。秋長城坐鎮。比戶平原爭。
繡櫬槍掃後。卜偃武修文。江山如舊載。詠鏡歌載門。
愁來又帶愁。飛去一陣雁。偷天外度驚寒聲。斷衡陽。
浦。

裘綏帶儒將。無偶玉壘防。秋長城坐鎮。比戶平原爭。

綺羅香佛手

吳又園

同把酒。

鳳栖桐丙寅十一月二十日生朝賦
呈同社諸友時年七十有二

吳東園

流水高山彈古調。手撫牙琴獨坐。舒長嘯。舊雨無多。
今雨少。眼中人漸垂。垂老赤夏。素秋都過了。歲暮天寒。
松柏歌天保佳士。相逢輸一笑。十年加我同梁。

想生初釣弋。稱奇蘋園近水悟神化。
(見屈大均詩)渾疑桐梓拱。把等是柔荑。杷裏清芬袖惹仙掌。高擇莖露捧盤傾瀉。駢拇枝絡繹。相連蟠骨節。玲瓏休訝。置巾箱衣鉢流馨。三薰三沐罷。

灑。

前 調雨聞雁

吳東園

八聲甘州奉題沈太侔丈便佳簃雜鈔
沈習公

擋淚墮夢鐫痕禁得漂蘿何許白髮奈無根袖外霜
鴻影立盡黃昏殿角幕苦招雨望九街車馬換了珠塵
倚花邊瘦笛芳約費迴文問西風天涯吹冷展翠綃
無字不銷魂才人語恁琳瑯館劍戟當門

高陽台題饑樂園譜曲圖

沈習公

裏上晴空黃華絳樹應相妬吐青絲羨煞青蟲儘從容密字珍珠小拍玲瓏銀屏不似天涯遠有彩鸞雙影依約欄東門外湖山陰晴幾費春工落花時節防嬌嬾借瓊簫吹醒殘紅正惺忪千尺桃潭一樣情濃

倚瑟調鶲兒鞋點鳳語香飛逗簾櫳搖漾東風游絲

曲苑

題鹽溪小隱圖之曲

汪石青

駐馬聽君不見蝶亂花交幾處紅顏唱大刀又

新水令莽天涯吹影幻遙遙久心儀鹽溪兩老不見暮靉朝好幾人熱淚哭繡袍迷陽聲慘送莫因尋壺裏藥遂聽月中簫蔣徑迢迢認一幅丹青

豪春婆夢短摧年少遲共早免不得宮花零落埋稿。

稿。

沈醉東風 漫回頭繁華李趙鎮喧廻胡弄兒曹。

空將涕淚包誰把機槍掃可笑他昧與薪卻察秋毫。投正了兵氣蒼茫薄壞霍哭不盡握珍懷寶。

折桂令 好男兒腸斷心焦一段光芒閃閃搖搖。

畢竟是鹹空調形神空瘁肩仔空挑倒不如拈花微笑側身看燕慧鶯嬌暢好你花萼樓逸興飄飄脊令原春水滔滔渾不必安期巨棗又何求曼倩狂桃。

沽美酒 倘可待剡溪舟弄翠篙雪溪詩詠翠條覓取麻姑長指爪癢搔處便是埋愁一窖俺可待默然去逐由巢。
(臨江仙) 絲管紛紛天際落排雲仙樂風飄鬚眉下神交處聯蓬島謂壺此日的冥蹤避雉羅前日的莘尾傷魚藻盡扭入雲吟月嘯若問取明日的好生活如何料則看取刦餘的破江山青未了。

南南呂和答汪子石青

壺公

太平令 不羨你聽春風格磔謳嘲不羨你寫秋光紅雕只羨你孝廉船隨意簞瓢神往在畫中人。

(梁州犯) 視天夢夢勞人草草形影何堪相弔橫

流觴落帽休波甚功高爵高甚銅標錦標呀看不慣南腔北調

雲意氣狂來。一筆勾消都碎。琴座中擊節畢竟。
知音少。莽風塵。回首幾心交。春色高歌雙眼瞧。無聊事都休。道天涯明月還相照。彈一曲無聲調。

(前腔) 投竿欲去絕纓。又笑怪煞天公。顛倒有星犯座。何消北斗爭高。我待釣鼈。東海射虎。南山報。

(前腔換頭) 你笛邊音節高超。我琴爨家風遠紹。
這無腔曲子。空山杳悄。和着疏慵冠帶。蕭騷几案。
工尺何須討。且狂歌老興。寫牢騷。也不學巢由。樹挂飄向花前。踐君約。先安筆硯。溪山好拙不堪狂。
差效。

(前腔換頭) 草管他刦刦紅羊。莫問他茫茫蒼昊。
一情。拚百感。怎生稱好我且望。寒天獨鶴衡陽孤。

雁待與說分曉。愁無奈關山。和夢越海天。遙陪老子平生才氣饒。把造化機關盜暗中。奪却天工巧。
便臨風同傾倒。

(節節高) 看天咫尺高。夢非勞江霞。未晚朝陽早。
生花筆韵笙韶。又惹動俺狂謳。生起江山色。俺曼聲狀出湖山貌。放開手筆尖。和岳搖翥回頭佛座。

拈花笑。

(前牌) 賞音我慣叨。鎮相招周郎。一顧中郎笑。
霜雪操鸞鶴交。都清峭。宮商不入。誇高調靈犀隱。
約心燈照領。取乾坤一治。陶歸來。好共青山樂。

壺公敲政

醉花陰 上下悠悠五千歲歎人生微塵而已大不了紅金紫慰妻兒一閱價吐氣揚眉紛紛的恁張致俺可待放眼看熙熙軒渠煞夢觀中蟲與蟻

喜遷鶯 热心的爭名奪利風雅的嘔血成絲痴也麼癡到頭來一些無濟倒不如放浪形骸且自怡爽快煞是清閒日沒點兒榮枯得失能擾我方寸靈犀

出隊子 季先生賞音如此特爲俺數前人比知已怎時得墨花酒共劍花飛抖擲這空谷微香小根蒂不負你撥草尋蛇一片痴

刮地風 倘曾向蔡子壺中認得伊有長牋痛寫

淋漓曉風殘月紅牙裏早心折皓首龐眉則願你仗神鍼把病國來醫借刀圭將人權扶起也算靠青囊大捨慈悲俺不是託空言侈談經濟只爲看不過局枰中諸般多是非好幾次待將他毛錐丟棄

四門子 使君與操英雄二這相稱敢敬辭君不見壺中還有真名士正軒然矍鑠時他鱗也奇爪也奇與先生鼓旗堪比擬俺是身世卑門戶微微請先生提携可矣

水仙子 論論論論爲可兒本本本本該要烈烈轟轟爭一次但但但逐塵寰有甚便宜念念我輩金鍼度世暢暢暢好有錚錚節不移怎怎怎怎做那沒心肝雕紅翠倘倘倘說

俺歲月優游樂唱隨俺俺俺俺无非屠門大嚼
娛情耳只只只只有痛淚寫烏絲

尾聲撥盡朱絃送長日大經營欲待何爲只
向眼前的好江山道聲生受矣

鳳書先生以金縷曲二闋題謳曲圖有天下英

出入矣丙寅季冬石菁自跋

曲

談

女生璫芝從予學詩有年矣今乃進欲學曲爲
著製曲指南甫成一卷盲人辨途甚難自信无
已請以拙論兩條就政於壺公免自誤誤人也
論覩

如木雕美人了无意味矣南曲格律精嚴不宜多用
襯字北則反是北曲貴白描以用襯爲能事北曲若
无襯字則呆板之至夫襯一字襯如畫龍點睛全身
生動兩字襯如水到渠成毫不着力多字襯如易牙
治味淄澑混合轉筆襯如駿馬回韁兜掣如意銖兩

雄君與操以外知音有幾云云有壺公在麟何
敢當又其惠牋有云先生曾以曲贈壺公及兌

君未知何以贈我也故成右套謳以奉謝今特
加以改削其出隊子水仙子兩牌與寄贈時多

悉稱襯之主要也。天衣无缝。親之眞詮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論韻曲韻以沈輯之韻學驥珠爲善。上海朝記書莊出版。

賦有賦韻。騷有騷韻。詩有詩韻。詞有詞韻。雅者不能混以俗。古者不能援以今也。惟曲亦然。曲有曲韻。曲韻寬時至寬。嚴時亦不能稍事通融也。曲韻大抵隨方言而爲叶。能保天籟。自无不可。夫韻不可不講也。

雄渾悲壯。宜東同哀感纏綿。宜庚亭不衫不履。宜蕭豪。蕭洒宜支時。骯髒宜皆來富麗。宜江陽。此其大略也。一涉着意。便成矢橛。又非上乘矣。

予曩作短論兩則。論韻論襯。曾就政於壺公矣。其論韻一篇。實上乘法。初學者似未易領悟。今璣芝反覆相詢。因再論之。東同无通。江陽无通。或通先寒。非正格也。若支微之通魚虞。若皆來之通麻。及歌羅通麻。皆視方言而定。惟庚青之與真文元侵等韻混叶。則曲中最爲普通。然北韻至嚴。支時之與機微尙割清界限。故庚青韻萬无通融之處。若南曲。則琵琶燕子之混押。殊不及柳公喚真真一曲之自然矣。予與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无伊尹之志則篡也。推此以知先鹽寒咸之如何寃嚴。故黑白衛之以淵字叶纖廉。壺公草堂夢之先寒叶庚亭。皆不礙名著。願學者參之。

只以填詞爲快。所以湖上之偷拾其唾餘而成十種惡札。故吾謂九種曲不僅詞章曲雅。即關目亦至情至理。不媿史筆。洵名作也。

西廂寫張生。直一寒酸書痴耳。續作雖不佳。然第四折薪水合一支。則差足爲張先生解嘲矣。

九種曲中四絃秋一枯窘之題也。而一片石尤爲枯窘。乃一片石談諧入妙。可以使人忘憂。四絃秋則牢愁。妮娓中雜以金戈鐵馬之聲。排場亦不寂寞。不特純以詞章勝矣。

璫芝謂紫釵之醉俠一折。宜以北曲度之。可將豪俠肝膽痛寫一通。其鎮南枝及白練序等曲。非全无佳處。惟此等牌不合豪家身分耳。予謂此說亦有見地。渠又謂臨川夢之生前死後任君瞧句。非感恩知己。決不肯道。予爲莞然。然其實二姑之於玉茗。非感恩也。不過一意皈依耳。渠或借此說法乎。

璫芝謂施子野曲。徒兒女語。无英雄氣。又謂此人必有一腔熱情。无處着落。故婆娑風月。靡靡一生。壺公賞其紅顏慧眼。予亦代爲色喜。

黃鸝清之宓妃影。當爐艷兩劇。不失典雅。亦稱當行。然視藏園九種。則似遜一籌矣。

予舊閱崑曲粹存。頗愛八陽一折。今見楊坦園之詞餘叢話。亦歎賞之。頗自喜。眼力未差。

長生殿之備驛。與邯鄲夢之望幸。同一驛丞也。同一打譁也。洪作雖襲窠臼。而絕无相犯。不媿異曲同工。

詞餘叢話論遊園一則。予頗不謂然。蓋沈魚落雁兩句。所以單提花鳥者。正貼切遊園。而寫至好姐姐。一

牌則遊玩將畢。欲歸不忍。全神在一。凝字鶯聲燕語。皆從凝字逕出。予非曲爲迴護也。實有至理可參。非若續西廂中耍孩兒第四煞之拙澀无味也。

璫芝讀草堂夢劇。亦謂予不衫不履四字評得的當。

渠尤愛晚悟一折。然微恨入夢折。忒忒令首二句。謂未免皮簧氣味。予細參之。无以折也。

璫芝閱拙著鴛鴦塚劇。最愛第九折。每把卷至此。輒

歎嘘不已。或竟泣數行下。

璫芝填浣溪沙詞。有碧闌斜倚白雲輕之句。予旣賞之矣。後予著換巢記傳奇第三折。引中剪裂此句而用之。他日璫芝來。予正色曰。近遺妙手空空兒竊君一物。君必勿吝。璫芝愕然。因翻拙稿示之。則臨江仙

施子野曲。爐火純青四字可爲的評。但祝花一套。未免絮得可厭。若梅花曲之尾聲云。你原來是幻出林逋无字詩一句。是摩訶衍是无上義。予謂比針竇窗香細句高出萬倍。

長生殿覓魂折之後庭花。青哥兒兩長調。菁華所萃也。伶人製譜。居然刪去。可恨然予謂此其過不在伶人在士大夫之不考究耳。

皮簧電影。皆崑曲之魔障。然電影則視皮簧爲勝。尤西堂惟擅北曲。其南曲殊弱。兌庵先生謂讀尤曲豪情勝概。鬚眉飛動。往往爲之浮白。此蓋言其北曲耳。若其南曲則不然。

草堂夢之晚悟折。雖寥寥短調。真麻姑指爪痛搔癢。處如噉哀梨。如啖生果。令人百讀不厭也。

朱弼叟徵君哀輓錄

誄詞并序

朱遜叟

以弟誄兄古未之聞也雖然名德所在不可知之而不言特患言之而不能盡在良友且必盡意况手足相處七十年之久焉者乎吾家自清初七世祖明賢公自浙之烏純遷於奉賢之鹽溪三世韜晦由商而學自我曾祖晚香公勤學入泮教授里居世敦儒行其行義津橋鶴淚早悟先機蘇臺鴻爪旋吟病旅無聞郡縣省志燦焉載錄可考而知也兄之生也雁行我高祖翼周公以下至我先考史枚公皆以孝悌著何滄桑變易邱葛凌夷世與我而相遺不出家而成隆祭酒先朝盛典被禮徵蒲孝廉益於興賢方正旌應氣求海內神交同音笙磬年逾古稀康強逢吉忽三兄異母謹事無忒自同居以至析爨怡怡如也駒

巫陽之下召不一老之慙遺嗚呼哀哉昔者淵明晉之徵士光祿作文謚之靖節兄之名德實與相符宜曰貞介用作楷模辭曰

齒以德尊名由節重晚近滔滔大道爲壅矯矯我兄生也不偶璞韞空山非雕非剖性成孝友行砥廉隅方不可刊正不可渝特科膺舉名實允符時事日非朝綱不振識炳先機卦占飛遜郡縣促徵旅吟謝病革命蠭起沸鼎寰區邪世不亂唱歌爲娛詩編甲子靖節無殊異苦同岑今雨舊雨露布飛筒萬里無阻

意愴琴書情怡花木丹桂冬榮黃花秋馥酒釀延齡遺訓諄諄家祠改卜雙桂吾廬命兒謂叔嗚呼哀哉嗟予弱弟亦屆稀齡壇篲唱和遐邇同聆一朝長訣升屋號庭魂兮歸來杳無踪跡此室依然人琴闋寂夢或可通形容永隔嗚呼哀哉山邱華屋今古同悲年德並著節概交推易名不朽貞介爲宜孤燈映淚寫此誄辭嗚呼哀哉

抗手皮陸聯吟李杜當世君子縞紵情長切磋道義

祭先兄粥叟文

朱遜叟

砥礪文章社並幾復名亞盧王讀書小樓高吟風月繼禹厯丙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弟家駒敬以清酌庶眼明細楷手繙巨帙日啖雙弓康強逢吉孫曾滿側差致祭於吾兄粥叟徵君之靈曰嗚呼兄今逝矣兄四世同堂黎明卽起家訓銘廊以身作則听夕不遑不念七十歲之弱弟儡然以居而竟脫然棄之去耶

兄與我相親相愛相慰相助七十年中歷歷如前日
事也兄長我三齡距百歲亦祇二十餘年何竟欲去
之速如是耶其慨然於時局之變遷日甚一日不知
所居不欲更視息以稍待也耶曩者兄六十自述詩
序中曾有范文祈死之語蓋滄桑變易兄之感憤久
矣我每謂兄曰萬事皆可樂死莫作悲觀陶淵明身

不痛哉弟今日亦惟敬遵兄命深自保重已耳憤世
嫉俗之言亦遵兄言不復形諸楮墨已耳自今以往
雖至百年亦必有乘化歸盡之一日以與兄相見亦
不爲遠也嗚呼哀哉尙饗

朱粥叟先生像贊并序

處晉末其言曰乘化歸盡樂夫天命吾輩所處之時
代與淵明略同亦宜作如是觀耳兄頗贊予言顧兄
自六十歲來此十三年中作詩甚多悲樂猶相半也
嗚呼兄今日其真不能稍待也耶嗚呼哀哉兄之家
事我姪聲韶其克繼承以垂後也不待言矣兄之諸
孫聲韶以父教臨之其必克自樹立以無負兄之期
望亦不待言也獨我七十歲儼然以居之弱弟再欲

粥叟徵君兄弟託神交三年矣江南嶺東相去
三千里詩筒往復不以山川隔氣誼之投神明
通焉骨肉同焉曩嘗贈以詩云一門孝友一家
壽粥叟先生第一人其於先生久已心折丙寅
冬令弟遜庸先生哲嗣伯雲君以計至交屬撰
先生像贊嘻先生今日之郭有道我愧中郎後
人多矣惟傳先生者余之志不以名以行不以

筆以心夫先生至人也孝友望一鄉道德範一
世其文章尤自成一家並世有是人山斗欽馳
之歿世稱是人馨香禱祀之吾贊不足傳先生

吾本我景先生之心爲先生贊贊曰
共公繙翰墨緣三秋後靈運生天一夢仙遊人證佛
與我論金石交幾輩只元方有弟八年兄事友兼師

社晚弟嶺東蔡卓勳拜輓

附刊

猗歟先生道積厥躬聲聞於世惟吾德馨蔚爲家瑞
卓卓儒林不以才累數數徵車非由倖致彭澤高風

汪子石青偕其妹瓊芝倣李白仙遊主人悼其
遇悲其賣志以歿爲聯以挽之

紫陽遺裔食報詩書傳家孝弟鄉祀先生非名非位

瀛壺主人

我傳先生亦夷亦惠日星在天河嶽在地一席名山

廣陵散無復人間祇空憐左妹多才臨川紀夢

千秋位置
社晚弟嶺東蔡卓勳拜撰

采石磯竟隨仙去徒太息香山聯句杜老吞聲

粥叟先生 千古

再輓汪石青

公後紫陽生廿四史中傳獨行

鴻雪因緣歎偶然想愈伯牙鍾子期古今同一哭

天將尼父壽二千年後待先生

龍雲追逐悲已矣如韓昌黎孟東野身世有幾人

社晚弟嶺東蔡卓勳率子少銘拜輓

再輓女弟子汪瓊芝

一曲讀方終怕倚新聲弟子紅妝成隔世

杳悽絕元宵風雨傷心重上海霞樓

三生緣未了爲存遺集先生白髮尙編書

合輓汪石青汪瓊芝

沈簡子

吟秀水二百韻風懷彩筆兩璇琤當年檀板留痕問
誰憐鳥中落拓鸞鏡淒清拚將明月難圓大呼青蓮
老前輩

弔黟山四千里春色遺編成悵惘此日笙箋寫恨空
太息錦瑟無端紅簫何處祇向葵霞結伴共跨赤鯉

小游仙

輓高八丈隱岑

沈簡子

(通病)

高齋揮麈附通家記管貽虎僕牋檢硤漿玉笥夙曾
窺論斯清祕琳瑯抗手應齊天籟閣

寶帙塗鴉愧知己甫榜議燕閒詩題老米人琴驚頓

嶺東壺社鴻雁錄

八六



丁卯年春季號

壺社鴻鴈錄一冊 定價二角

編輯者 潮安 陳 兌 厂

印刷者 上海 著易堂印刷所

城內石皮弄

寄售者 上海 著易堂印刷所

城內石皮弄

藏版者 澄海 小瀛壺仙館



A541 212 0015 6215B



上海图书馆藏书

